

定審部教育
書科教準標學中級高



文

第六册



編輯者：中學標準教科書
國文科編輯委員會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

十二月八版

二二

中學
標準
教科書

寫二冊 三賈新臺幣五元津角整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雪屏
委員王重見
熊公哲

委員
高張楊戴
迺向君
明藩時仁
畢程潘重
無方環規
孫陳熊公
雲穎昆培

重君穎編

印出 改 原
行 版 編 編
者 者 者

三國陳戴潘

七

譜

正中書局	世界書局	復興書局	勝利出版公司
臺灣中華書局	臺灣書店	臺灣開明書店	臺灣
華國出版社	遠東圖書公司	環球書局	大中書局
反攻出版社	臺灣啓明書局	大聖書局	正大書局
人文出版社	建中書局	維新書局	海國書局
廣文書局	博愛圖書公司	廣興書局	

經銷者

臺地電電宏

大一北

印五慶

郵南

劃路書

刷戶二

七段
上

八二四

廠二號店

1

目次

【範文選讀】

◎一	革命哲學	蔣中正	一
◎二	勸學	荀況	八
◎三	去私	呂氏春秋	一八
◎四	外儲說左上四則	韓非子	二三
◎五	詩三篇	詩經	二八
◎六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二八
◎七	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張蔭麟	三六
◎八	卜居	屈原	四一
◎九	諫逐客書	李斯	四五
◎十	過秦論	賈誼	五六
◎十一	古詩十九首選		六一

十二	荆軻傳	司馬遷	八〇
十三	戒子書	鄭玄	一〇〇
◎十四	典論論文	曹丕	一〇八
◎十五	登樓賦	王粲	一一五
◎十六	與陳伯之書	丘遲	一二二
十七	孔雀東南飛		一三一
十八	詒選		一四六
	金縷曲	顧貞觀	一四六
【應用文類纂】			
公	文（續第五冊）		
五	令		一五一
六	公 告		一五三
七	通 知		一五五
八	電及代電		一五九
公文說明（續第五冊）			

【附錄】

編輯大意

一、本書依照教育部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修正公布之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輯。

二、本書計分六冊，供高級中學六學期之用。

三、本書編輯目標，在提高學生閱讀及寫作之能力，灌輸傳統文化，啓迪時代思想，以加強愛國觀念，宏揚大同精神。循此目標，所選教材，追求思想純正，旨趣明確，情意真摯，文辭精美；而於有關民族精神之篇章，採錄教學研究，俾學者從各涵泳之中，收潛移默化之效。

四、本書編制，或視文章體式，或取著述內容，因勢類分，不拘一格，避免流於枯燥板滯，致損學者之興趣。

五、本書分「範文選讀」、「應用文類纂」、「附錄」、「範文之研究」、「略讀」、「精讀」、「標註」兩類。凡宜精讀之文，皆於題上加◎，以示區別。

六、本書「範文選讀」，每篇之後，均附「注釋」、「作者」、「題解」等三項：「注釋」以解釋字義，詳釋詞彙及成語典故之出處、意義，並用注音符號注明生字之讀音；「作者」以介紹作者生平、著述及其在文學史上之地位等；「題解」以解釋題義說明文體，提示全篇主旨及段落大意等。

- 七、本書每冊載「應用文類纂」，以適合社會應用爲標準，俾學者能明悉各種應用文之體式與作法。所選教材，並盡量求與國家政策及教學有關之事項相配合。
- 八、本書「附錄」，有「語辭通釋」、「文學源流」、「國學述要」，分綴二、四、六冊之後。
- 九、本書各冊課文篇數，以適合實際講授爲度，俾有餘時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講授，以符規定。

【範文選讀】

◎一 革命哲學

蔣中正

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都是從這裏出來的。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實無二致○；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格致誠正修齊做起。即此可以知道，我們要完成革命，統一國家，平定世界，若非先從格物致知上努力，都是不會成功的。「格物」、「致知」之間，最緊要的尤其是「致知」。我在第三期同學錄中，有一篇同學錄序○，想大家都已看過。這篇序完全是拿總理遺教給我們的道理，演繹出來，沒有參加一點我箇人的意思。這篇序文裏面，我有兩句話說：「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大家要知道，革命的學問，並不是外國來的學問，而是一箇中國固有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把哲學來源研究清楚，有了這哲學的基礎，然後我們的人生觀纔能確定，一切的榮辱、成敗、利害、生死纔能看透，所以要「致知」，所以要明白大學之道。如果沒有哲學的基礎，在倫理上、政治上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一箇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於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於變節；這樣的人，是一定不能革命的。所以我們不要以爲革命祇是隨便的

一件事情，革命是要有革命的情緒，革命是要有革命的道德，質言之，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是要有革命哲學做基礎的。有哲學基礎的人，就一定有肯定的思想，亦就一定有中心的信仰；有了中心的思想和信仰，對於一種主義，至死不貳⁽⁴⁾，這纔可以算是革命的信徒。

大學之道是怎樣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就是一箇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明明德」就是不要使這生⁽⁵⁾下的德性汨沒，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⁶⁾它，光大它，可以說就是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至於「在親民」，可以說，就是要喚起民眾，復興民族，使民眾的生活能够向上，民族地位能够平等。「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行爲，都一定要到最好的極點爲止，即是要到達善的極端，纔是止於至善。再切近些說，我們一箇人生活在宇宙間，最多活不到一百年，人本是一箇爭生存的動物，但因爲人類進化，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至善」。所以一箇人有利他的傾向，便能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⁷⁾；凡是一箇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充。不過人類每每蔽於私慾，汨其天性，所以要「明明德」，要「親民」，要「止於至善」，就是說，一箇人雖然能自覺，能自強，能親親、仁民、愛物，但是還要「不息」。「不息」就是不做到最善。

的地方不止，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①」之意，這就是所謂大學之道。

現在再講「知止」的功用，並且把它譬喻解釋到我們講的主義上來，這「知止」的「止」字，就是「止於至善」。比方我們曉得三民主義，是我們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是最好最善的一箇主義，我們就應該把其他一切思想、行動，統統集中在這三民主義上來，止在這主義上，無論其他什麼主義，什麼學說，統統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各種主義中最好的，我們便信仰它，這就是「知止」，就是「止於至善」。既信仰了，我們有了確信，無論什麼學說、主義，都不能搖動，這就是「定」。所以說「知止而後有定」。信仰既定，從此心安理得，所以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必須心安之後，然後能够考慮，想出種種的方法，所以說「安而後能慮」。把事情考慮妥當，設計周詳，自然能够實行得到，自然能够成功革命，所以說「慮而後能得」。所以我說革命之道，即是大學之道。

總理說：無論那一國的政治哲學，都不及中國大學的政治哲學好^②。亦可以說 總理的政治哲學，就完全是體認大學，歸到時代的思想，而用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出來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便是現在的科學方法了。凡是一種事物，都有一箇起頭與終點。這箇自然的規律，即是現在的所謂物理。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的本末，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起頭與終點。我們處理事物，能够知道這箇自然的規律

，照著去做，這就叫合理，合理就是「近道」。所以我們要倣好一件事情，就先要注重物的本末，事的始終，一定要考察事物的起點在那一點，末端在那一點；還要知道那一件事情應該先辦，那一件應該後辦，不要應該先辦的拿來後辦，應該後辦的反來先辦，這就是科學的方法。總理學說就是用這科學方法完成的，所以便能合乎大學之道。中國的事做不好，中國的革命不成功，就是因為大家做事，不知道自然的規律，不順著合理的法則，一切公私行為，顛倒錯亂，不是本末倒置，便是有始無終，這就是不合現代科學方法，也就是不合大學之道。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大都是不講本末始終，不知先後的，對於所有事物，既不研究，也不分析，遇著什麼辦什麼，辦到那裏算那裏，沒有計畫，沒有所謂這樣的辦事，那裏辦得通呢？就拿目前的事來說，比如今天有五千多人做紀念週，若是點名要一箇箇數起來，三點鐘也數不了，但把大家區分一下，政治學校的爲一區分，遺族學校的爲一區分，礮兵學校的爲一區分，步兵學校的爲一區分，軍官學校的爲一區分，區分之後，叫各區分的領導人自己分別去點名，不消十分鐘，就可以點好，一點也不會紊亂，這就是所謂條理，也就是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道理，概括起來，就是說有組織。什麼東西都要有一箇組織，譬如今天我們要辦一箇學校，或要練一師軍隊，乃至要辦其他的團體機關以及一切政治的事情，統統都要有一箇組織。這組織兩箇字，就可以把本末始終先後的意思表現出來。現在我們都曉得組

織的重要，可是幾千年前，我們中國人早已發明這箇重要的科學方法了。

我這一段話，就是要我們革命的人，知道革命的學問和方法，不是粗淺的、隨便的，必要有一箇哲學的基礎。這箇最好的哲學基礎，就是現在的孫文學說，就是從前的所謂大學之道。知此，纔能够配得上講革命。所以說「革命之學，大學也」。我們要完成革命，就先要懂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就先要知道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方法。而止於至善的方法，更須體會^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的功用。怎麼樣能够把這箇道理、方法、功用，應用到我們今天的革命事業呢？最緊要的就是要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如果我們革命沒有哲學的基礎，不照科學方法，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注釋】

○ 二致 致，至也；有終點、目標之意。二致，謂不同之目標也。

○ 同學錄序 指黃埔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總統作於潮安

行營。序文篇首云：「閭牆之禍，甚於外侮之內侵，革命之成，全憑同志之相愛與相親。傳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革命之道，仁愛之道，亦親親之道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革命之學，始於格致誠正，而終於修齊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學也！革命之學，

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

◎ 變節 改變節操。

不貳 不疑、不變也。

④ 淬礪 本謂磨鍊鋒刃，引喻爲刻意進修之義。淬，音ㄘㄨㄟˋ，鑄刀劍時燒而漬於水中曰淬。

⑤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盡心篇語。朱注：「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易乾卦象辭》。意謂天之運行，剛健不已；君子當法天而自強不息也。

◎ 總理說無論那一國的政治哲學都不及中國大學的政治哲學好 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爲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箇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箇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

【作者】

蔣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縣人。清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生。早歲追隨國父革命，民國十五年率師北伐，統一全國。二十六年，領導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歷任廣州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現任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總裁。

【題解】

革命哲學的重要，爲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總統在南京中央軍校講詞，本篇係節錄講詞之一段。總統在講詞中歷述民族精神爲國族生存之根本。而欲恢復民族精神，必先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實行國父知難行易之革命哲學。而知難行易之革命哲學，實淵源於大學之道。故大學爲革命之學，而大學之道，卽革命之道也。總統此文剴切說明，言近旨遠；舉凡政教軍事之精義，復國建國之宏謨，均包孕無遺，凡在國人，允當服膺勿失。

◎二一 勸 學（節）

荀況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丈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蠅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白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蹠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蚯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蟬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戶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頰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獵[◎]。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贊[◎]。傲，非也；贊，非也；君子如響[◎]矣。

【注釋】

○ 已 止也。

○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藍，草名，可製染料，俗名靛青。楊倞注：「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按：青取之於藍，因學紀闡引建本作「青出於藍」，王念孫、劉師培皆以建本爲是。

○ 木直中繩 中，音ㄓㄨㄥ，合也。繩本爲索，此指工匠審量曲直之具。此句意謂：木之直，以繩測之，合乎標準。

○ 椅以爲輪 椅，音ㄕㄨˋ，謂浸木於水，而薰以火，使之彎曲。輮以爲輪，謂輮直木使爲

◎ 橋舉

楊注：「橋，枯也；舉，音又，乾也。」

盧文弨曰：「舉，舊本作暴，非。說

文一作彙，唏也；一作舉，疾有所趣也。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舉起，則下當从本。」

◎ 挺 伸直也。

◎ 金就礪則利 磼，磨刀石。金，指刀劍之屬。此句意謂刀劍置於磨刀石加以磨礪，則其鋒犀利。

◎ 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楊注：「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

◎ 按：參，同三。省，音丁一𠂇，察也。行，音丁一𠂇，行爲也。

◎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 楊注：「干越，猶言吳越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

◎ 按：夷，東方種族名。貉，音口乞，與貊同。

◎ 須臾 少時也。

◎ 跎 音く一，舉踵也。

◎ 彰 明白清晰。

◎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借也，藉也。利足，猶言健步、善走。意謂藉車馬而行之人，雖非利足，而可達千里。

◎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楫，同楫。能水，猶言善游。絕，橫渡也。

◎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楊注：「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人同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言君子性與人同耳。

◎ 蒙鳩 楊注：「鶡鴦也。」按：鶡鴦，一種小鳥名。

◎ 苞 音六一ㄠ，葦花也。

◎ 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完，堅好也。言蒙鳩所營之巢非不堅好，以所繫非地，竟至卵破子死也。楊注：「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

◎ 射干 楊注：「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鳥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射，音一ㄝ。

◎ 蘭槐之根是爲芷 楊注：「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卽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卽蘭茝之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

◎ 其漸之滫 楊注：「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按：盧文弨訓滫爲久泔（音ㄐㄞ，漸米汁），以爲楊訓滫，未見所出。詳見王先謙荀子集解。漸，音ㄐㄞ。滫，音ㄒㄧㄡ。

◎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言蘭茝之質非不美，惟以浸漬於臭穢之中，使之變臭，則不爲人所佩用矣。

◎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王引之以爲柱當讀爲祝（ㄓㄨˋ），訓斷。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劉師培荀子補釋云：「荀子勸學篇首節，大抵以自強勉人。柱，通作拄（音ㄓㄨˋ），強自取柱，言強則直立不撓，可與外物相支距也。柔自取束，凡物自束者必曲，故與柱義相反。」

• 一 劍說較妥。

○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 楊注：「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 楊注：「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

○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 楊注：「疇與儻同，類也。」劉台拱、王念孫均謂「羣焉」當作羣居。

○ 質的 | 楊注：「質，射侯；的，正鵠也。」按：射侯，猶今言箭靶。侯，射布也；張之以受矢也。正、鵠，皆鳥名，畫正於布上，棲鵠於皮上，以爲射者所射之目標也。

○ 斧斤 斧，斧之一種，斧刃縱而斤刃橫也。

○ 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蠭聚焉 | 楊注：「喻有德則慕之者眾。」醯，音ㄒㄧ，醋也。

蠭，音ㄤㄨˋ，字亦作蚋，蚊類，體卵形，長約二公釐，色黑，頭小，翅闊。

○ 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 楊注：「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謂所學也。」按：乎，語尾助詞。

○ 神明自得 | 楊注：「謂自通於神明。」

○ 踠步 | 楊注：「半步曰跔，跔與跬同。」跔，音ㄎㄨˋ。

○ 騟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 | 此四句極言：駢驥雖日行千里，但不能一躍而及；駕馬雖足力不健，但可以十駕而致。蓋取決於其持續不懈之功耳。

○ 契而舍之 契，音ㄑㄧ，一せ，刻也。舍，與捨同。

● 鏤 雕刻也。

● 蟒 楊注：「與蚺同，蛇也。」

● 蟹六跪而二螯 六，蓋「八」之誤。楊注：「跪，足也。螯，蟹首上如鉗者。」按：螯爲蟹之第一對足，其端兩歧，開合如鉗。

● 蝦蟇 蝦，蛇之俗字。蟇，音尸弓，俗寫作蟶，魚類，狀似蛇。腹部色黃，故俗稱黃蟶，棲水岸泥窟中。

● 用心躁也 言蟹性浮躁，不能專一，致借居蛇蟇之穴。

● 冥冥惛惛 楊注：「皆專默精誠之謂。」

● 行衢道者不至 說文：「四達謂之衢。」衢道，猶言歧路。言無一定之目標，則行無所至也。

● 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按：謄蛇又名謄蛇、飛蛇。

● 梧鼠五技而窮 楊注：「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謄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 詩曰至心如結兮 楊注：「詩曹風尸鳩之篇。毛傳云：『尸鳩，鵠鶡也。』尸鳩之養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

● 瓢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瓢巴、伯牙，皆古之善鼓瑟琴者。流，大戴記作「沈」，王先謙以沈字爲當，蓋魚沈伏，因鼓瑟而出。六馬仰秣，謂秣而仰首，聽其聲也。

形 謂顯著於外。

爲善不積邪 邪，猶「也」也，語尾助詞。

惡乎 惡，音ㄨ，何也。下句同。

其數 數，術也。

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義，意義，猶言目標。荀子書以士、君子、聖人，分學人品第。濡汝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真積力久則入 真，誠也。力，謂力行。入，謂深造有得。

沒而後止 猶言死而後已。

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 學數，謂誦經禮。意，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之義。

書者政事之紀 楊注：「書所以紀政事。」

詩者中聲之所止 楊注：「詩謂樂章，所以飾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 楊注：「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

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

禮之敬文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

樂之中和 楊注：「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

詩書之博 |
楊注：「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
春秋之微 |
微謂褒貶沮勸，多微詞也。

箸乎心 箸，同著，言志之不忘也。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
楊注：「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

端而言 謂端莊而言。

媿而動 媿，微動，言動之和緩。

一可以 皆可以也。

則四寸耳 |
楊倞注引韓愈說，以爲「則」當爲「財」，與「纔」通；劉台拱以爲「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按馬總《通林》引此句，「則」作「才」，則韓說可從。則四寸，謂才四寸也。

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犧 |
楊注：「禽犧，餽獻之物也。」按：荀子《致士篇》云：「貨財禽犧之請，君子不許。」禽犧與貨財連類爲文，蓋即羔雁之屬。此言小人之學不能修身，但知爲利。

傲慢也。一說：傲爲躁之假借，言輕躁也。

曠音下乃。嘈曠，多言無節也。

嚮通響。言答問如響應聲，所謂善待問者如撞鐘，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不叩則不鳴也。

荀子，名況，戰國趙人。時人尊稱爲荀卿。司馬遷書作荀卿，劉向班固則稱孫卿，蓋避漢宣帝諱而改。齊襄王時，況年五十遊齊，三爲祭酒。後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戰國楚邑，在今山東省輝縣境）令。春申君死，況遂廢，因家蘭陵。李斯韓非嘗爲弟子；又魯人毛亨及齊人浮丘伯皆受業於卿，爲世名儒。況之學，源出孔門，與孟子爲儒家中之兩大宗派。孟主性善，荀主性惡，其說皆有精義，未可輕爲軒輊。卿著書數萬言，經漢劉向校訂，定著爲三十二篇，凡十二卷，題曰「孫卿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清王先謙有荀子集解。

【題解】

本篇節錄自荀子勸學篇。旨在說明學之重要。其中所論爲學之目標及治學之方法，爲儒家論學之重要著作，可與學記參考互證。

◎三 去 私

呂氏春秋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墨者[○]有鉅子腹離[○]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所以此聽寡人也。」腹離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離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以私，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注 釋】

① 天無私覆也二句 言世間萬物，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無所偏私也。

② 燭 照也。

③ 行其德 其，指天地日月四時；德謂物之本性。

④ 遂長 成長也。

⑤ 堯有子十人二句 帝堯，名放勳，帝嚳之次子，初封於陶，後封於唐，故稱陶唐氏。 在位七十年，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授舜。孟子萬章上：「帝（堯）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高誘注：「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胤子，不在數中。」

⑥ 舜有子九人二句 舜，姚姓，名重華，受堯禪，國號虞。舜有子商均亦不肖，乃授禹。

高誘注：「國語：『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禹，姒姓，以治水有功，受舜禪，國號夏。

⑦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 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祁奚字黃羊，晉大夫。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按：魯襄公三

年，當晉悼公四年，是祁奚爲悼公時大夫，此云平公，疑誤。

◎ 南陽 晉邑，今河南沁陽縣。

其誰可而爲之。王念孫曰：「『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爲之也。」

◎ 解狐 晉大夫，解，音丁一ㄔ。

◎ 居有閒 閒，音ㄐㄧㄢ，頃也。有閒，猶言不久。

◎ 尉 官名，當是掌兵事者。秦漢以太尉掌兵，廷尉聽獄。

◎ 墨者 治墨翟之學者。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

鉅子腹蕡 鉅通巨。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聖人。」向秀注：「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順，姓；蕡，名。蕡，音云ㄨㄣ。

◎ 秦惠王 鄭惠文君，名驥，孝公子。

◎ 之 猶「其」也，見王引之經傳釋詞。

◎ 爲之賜 施予恩惠。賜，猶惠也。

◎ 人之所私 高誘注：「私，愛也。」

◎ 忍所私 忍心於所愛也。賈子新書道術篇：「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

◎ 王伯之君 伯同霸。謂欲成王業霸業之君主。以德服人者曰王，以力服人者曰霸。

◎ 私之 有所私枉。

呂氏春秋，舊題呂不韋撰。不韋，陽翟（今河南禹縣）大賈也。初，秦昭王太子死，以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子楚者，安國君之中男，爲秦質子於趙。秦屢攻趙不顧質，子楚處境甚困。不韋助以資，並爲西遊秦，說安國君所寵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嫡子，以不韋爲傅。及子楚卽位，是爲莊襄王，任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先是不韋納姬有孕，獻於子楚，生子政（即秦始皇）。政繼王位，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既貴，乃使其門客各著其所聞集論，成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懸之國門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九年，事覺，遷太后於雍，免不韋相國，出就國於河南。十二年（西元前二三五年），又命徙蜀，不韋恐終不免誅，飲酙而死。

【題解】

本篇爲論說文，節錄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五篇。首言天道無私，堯舜至公；次引祁黃羊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親，爲孔子所稱；又引腹憇忍所私以行大義，以見去私奉公，爲儒墨兩家所同尚；末以庖人調和爲喻，惟無私心始可以爲庖，然則王伯之君其不可不去私也明矣。

四 外儲說左上四則

韓非子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氏○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燭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而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盟於河○。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絕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

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注釋】

○文公春秋晉文公，獻公次子，名重耳。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狄，在外十九年，假秦穆公之力以歸晉。在位九年，用狐偃、趙衰諸賢，納周襄王，救宋破楚，繼齊桓公而霸諸侯。

○反同「返」。

○河黃河。

○籩豆籩，音ㄉ一ㄉ，竹豆也；豆，古食肉器也；並見說文。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籩、豆皆禮器，祭祀燕饗所用。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形制相似。此處蓋指食具而言。

○捐棄也。

○席蓐席、蓐，皆坐臥用具。

○胼胝手足所生之厚皮。荀子子道：「手足胼胝。」注：「胼謂手足勞，胝，皮厚也。」胼，音ㄉ一ㄉ；胝，音ㄓ。

○黧黑黧，音ㄌㄧ，黑也。黧黑，以同義合爲複詞。

④ 後之 此「後」字作動詞用，意謂列之於行次之後也。

⑤ 睇犯 旧人太田方韓非子翼龜：「文公之舅狐偃，字子犯，咎、舅通。」

⑥ 乃今 謂「於是時」也，見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

⑦ 睇氏 卽舅氏，文公呼其舅也。

⑧ 意猶「抑」也。王引之經傳釋詞：「抑，詞之轉也。左傳注曰：抑，疑詞，常語也，字或作意。廣雅曰：意，疑也。」

⑨ 與 音^ハ，參與也。

⑩ 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眾三句 意謂臣（咎犯自稱）用詐僞之計謀使君（指文公）得以返國之次數甚多，臣尚自羞惡之，何況君乎，必更惡之也。

⑪ 築社 建築社也。社爲土地之神，其祀神之所亦曰社。古代自天子下至庶民，皆得封土立社，以祈福報功。

⑫ 擢擣而置之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引王渭曰：「字書無擣字。」韓非子翼龜：「擣，褰同。曲禮云：『暑無褰裳。』擣，揭衣也。內則云：『不涉下擣。』皆言無禮也。」旧人松皋圓足本韓非子翼龜改擣爲擣，云：「擣，其衣，非禮容也；築社之時，不得不然。以喻未反之日，多行詐僞，以求反國，亦權時宜也。」按：擣，音^く一^ノ，通褰，摵衣也，見說文。擣，音^ぐ一^ハ（據康熙字典：姑𠙴切，音剗）。

⑬ 端冕而祀之 端，古之禮服；冕，古之禮帽。此句意謂築社既成，則正衣冠而祀之也。

○與我 「與我」之「與」字，當訓爲「爲」（音ㄨㄞ），說詳經傳釋詞。下三「與我」之「與」字同此。

○焉 當訓「乎」，見經傳釋詞。

○乃 |王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本作「乃」，今據改。

○左驂 駕車之馬在左旁者。驂，音ㄔㄢ。

○盟於河 言盟誓於河邊，表示相與共圖國事而不相棄也。

○原 周畿內國名，在今河南省濟源縣西北。

○裹十日糧 攜帶供十日所需之糧食。

○期十日 言以十日爲期，攻下原城。

○擊金而退 擊金，敲金屬之器也。古時行軍，以金鼓爲信號，鳴鼓而進，鳴金而退。

○亡失也。

○其 猶「之」也。古書虛字集釋引論語子張篇：「不若是之甚也」，漢石經作：「不若
是其甚也」，注「其」作「之」字解。

○可無歸乎 可無，猶「可不」也。歸，歸附也。穀梁傳莊公二年：「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衛 周國名，姬姓，其地在今河南省淇縣滑縣及河北省濮陽縣一帶。

○鄭 春秋國名，姬姓，其地在今河南省新鄭縣一帶。

○度 音ㄉㄨㄝ，量也，動詞。下「持度」之度，音ㄉㄨ，名詞，猶俗言「樣子」也。

置之其坐 言置量足所得之樣子於其座上也，坐與「座」通。

至之市 至，及也。之，往也。市，市集也，古以日中爲市，日晚則市散。

操 持也。

無 與「毋」通，勿也。

吳起 戰國衛人，善用兵，初仕魯，後爲衛將、楚相。

止之食 止，猶留也。言吳起畱其故人至起家食也。

期返而食 言故人與起約，俟其返回時即來起家食也。

明日早 卽明日清晨。

【作者】

韓非子，韓非所著書也。韓非，戰國韓之諸公子。生年不詳，卒於秦王政十四年（西元前二三九年）。

非初與李斯同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因憤世疾俗，而作孤漬、五蠹、內外儲、說林、說灘等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漬、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而爲李斯所譖，下獄死。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今有韓非子二十卷凡五十五篇傳於世。

【題解】

本篇錄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儲，聚也，謂聚其所說，以待人主之用也。儲說一篇，分爲內、外，內篇分爲上、下，外篇分爲左、右，左、右復各分爲上、下。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云：「內儲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茲所錄共四則，皆藉一故事以說明一理，故其性質爲說明文。首則記晉文公返國，與咎犯共圖國事，以喻人不應忘患難與共之故交；次則記晉文公不願失信取原，以喻人應守信不渝；三則記鄭人買履，信度而不自信其足，以喻世人逐末忘本之非；四則記吳起必待故人來始食，以喻人不可爽約，小信成則大信立。

◎五詩三篇

詩經

采葛 三章章三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伯兮 四章章四句

伯兮兮，鴻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痺。

東山 四章章十二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堦，婦歎于室。洒掃穹窒，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
，皇駕其馬。親結其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注釋】

○ 彼采葛兮 采，取也，今通用採。葛，多年生蔓草。莖長二三丈，纏繞他物上。葉爲複葉，形大，互生。秋日葉腋開紫紅色花，實爲扁莢。根可採澱粉，供食用。纖維可織布。兮，語助詞，詩歌之餘聲也。

○ 蕭 草名，蒿類。葉白而似艾，一名艾蒿。禮記郊特牲注：「蕭，蕷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蕷與香通，蕭有香氣，故采之以供祭祀。

○ 艾 多年生草本，高二三尺。葉互生，長卵形，羽狀分裂，下面生密毛，灰白色。花淡黃。嫩葉供食用，老葉可以灸疾。

○ 伯 鄭玄毛詩箋：「伯，君子字也。」朱熹詩經集傳：「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
○ 翦 音𦥑，一也，武勇貌。

④ 桀 通傑，英傑也。

⑤ 殳 音「ㄨ」，兵器名。古以竹爲之，長一丈二尺，有棱而無刃。

⑥ 爲王前驅 王指周桓王（參閱題解）。前驅，驅馬在前，猶言先鋒。

⑦ 之 往也。

○ 首如飛蓬 蓬，草名。蓬草叢生，風飛散亂，故以飛蓬形容髮亂不理。

○ 膏沐 朱熹集傳：「膏，所以澤髮者；沐，濂首去垢也。」

○ 誰適爲容 適，讀「ㄉ一」。毛傳：「適，主也。」朱熹集傳：「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

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悅己容。」

○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朱熹集傳：「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果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杲，音「ㄍㄠ」；杲杲，明貌。

○ 願言思伯 猶念而思伯。願，念也。言，語助詞。

○ 甘心首疾 馬瑞辰曰：「甘與苦以相反爲義，故甘草爾雅名爲大苦；方言：『苦，快也。』郭注：『苦而爲快者，猶以臭爲香，治爲亂，徂爲存。』以此推之，則甘心亦得訓爲苦心，猶言憂心、勞心、痛心也。」首疾卽疾首，頭痛也。不言疾首而言首疾者，倒文以協韻也。

○ 蘌草 蘌，音「ㄉㄩㄞ」，忘也。毛傳：「蘌草令人忘憂。」孔穎達毛詩正義：「蘌訓爲忘，非草名，故專本其意，言焉得蘌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蘌爲草名。」說文以「蘌」與「憇」（卽蕡）同音，遂以蘌爲草名，因以爲忘憂草，蓋誤。（說詳姚際恒詩經通論）

背 北堂也。

④ 毒 音口々，病也。

⑤ 犹東山 犹，往也。陳山，魯之陳山，其先爲掩（國名，一作𦵄）之陳山。周公東征誅掩，師行所至之地也。

⑥ 恬恬 言久也。

⑦ 零雨其濛 零，落也。濛，雨貌。其，語中助詞，無義。

⑧ 曰歸 猶言「于歸」。王引之經傳釋詞：「曰，古讀若聿，聿、于一聲之轉。我東曰歸，言我自東山于歸也。」

⑨ 西悲 西向而悲。

⑩ 制彼裳衣 制，古製字。上曰衣，下曰裳。馬瑞辰曰：「制其歸途所服之衣也。」

⑪ 勿士行枚 士，事也。行，讀ㄏㄢˊ，陣也。枚，如箸，行軍時銜之，使不得出語。此言振旅而歸，可以勿事行陣銜枚之事矣。

⑫ 蝉蜎者蠋 蟬，音ㄔㄢ。蜎蜎，蠕動屈曲貌。蠋，音ㄓㄨˋ，桑蟲也，狀如蠋。

⑬ 孟子傳：「寘也。」朱熹集傳：「發語辭。」

⑭ 敦彼獨宿 言彼敦然而獨宿者。敦，音ㄉㄨㄣ。朱集傳：「敦，獨處不移之貌。」

⑮ 果臝 跡，音ㄎㄨㄛ。果臝，即栝樓，亦作瓜臝，葫蘆科，多年生攀緣性草本。葉掌狀，有缺刻。夏日開白花。果實似王瓜而較大，內有仁，多脂，可取油。其仁及皮供藥用；其根切

作片，亦入藥，曰天花粉。

◎ 施于字施，讀一，延也。字，屋邊也。蔓生廷施於字下也。

◎ 伊威 蟲名，又名委黍、鼠婦；節足動物甲殼類。體長三分餘，形橢圓而稍扁，色灰赤。頭部有觸角一對，胸部分七環節，每節有腳一對。棲息於陰濕之壁根下盆器底土中。

◎ 螻蛸 螻，音丁一ㄤ；蛸，音尸ㄠ。蠛蛸，小蜘蛛之長腳者，俗名喜子。體細長，色暗褐。常作網於草際或樹間。

◎ 町畦鹿場 町，音去一ㄥ；畦，音去ㄨㄤ。毛傳：「町畦，鹿迹也。」朱集傳：「町畦，舍傍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

◎ 煙燿宵行 蜡火夜飛也。燭，音一；燿，音一ㄠ。毛傳：「燭燿，燐也；燐，螢火也。」

◎ 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詩「亦」作「不」。伊，發語詞；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懷，思也。姚際恆詩經通論：「旣言可畏，何以又言可懷？蓋畏者畏其荒涼，懷者懷其舊居也。」

◎ 鶴鳴于垤 鶴，音ㄕㄨㄢ，涉禽類，形似鶴，亦如鶴。羽色灰白。嘴長而直，色黑。腳長而赤。爪小，尾短。巢水邊高樹上，捕魚介等爲食。垤，音ㄉ一ㄢ，毛傳：「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 穩窓 穩，音ㄔㄤ，空隙也。窓，塞也。窓竈謂塞室中之孔穴。

◎ 車至 車，語助詞，與日、粵、適並通。此處「車」有「於是」之意。車至，猶言於是

到家。

㊂ 有敦瓜苦 敦，讀云义弓，聚貌。毛傳：「敦，猶專專也。」陳奐詩毛氏傳疏：「專者，聚之意。專，古圃字。」瓜苦，卽苦瓜。圃圃，狀苦瓜之繫綴也。

㊃ 焮在栗薪 焮，已見前。陳奐疏：「栗木爲薪，故曰栗薪。」朱集傳：「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

㊄ 倉庚 鳥名，今云黃鶯，一名黃鸝，屬鳴禽類。色黃而美，嘴淡紅，翼尾皆長。鳴聲悅耳。

㊅ 熠耀其羽 鄭箋：「羽鮮明也。」

㊆ 之子于歸 詩姚沃：「之子于歸」，朱集傳：「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此東征歸士回憶始婚時也。

㊇ 皇駿 毛傳：「黃白曰皇，駢（音ㄌㄧㄡˋ，或作驥）白曰駿。」皇，一作驪。爾雅釋畜：「駢白駮，黃白驪。」郝懿行義疏：「馬赤色兼有白者名駮，黃色兼有白者名驪。」

㊈ 親結其綺 朱集傳：「綺，婦人之緼也，母戒女而爲之施巾結綺也。」緼卽帨巾，古或謂之蔽膝，或謂之大巾，女子佩之，以爲拭物之需。及嫁則母爲之結綺，故結婚謂之結綺。

㊉ 九十其儀 朱集傳：「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 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 新，新婚。孔，甚也；嘉，善也。鄭箋：「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詩經爲我國最早之詩歌總集，網羅春秋中葉以前一千餘年（約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至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之作品。經孔子刪訂，凡三百十一篇。內有目無辭之篇六（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其辭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故今本實三百零五篇。包含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二雅（小雅、大雅），三頌（周、魯、商）。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遂篇爲之序，以明作詩之意。秦火之後，漢代傳詩者有魯、齊、韓、毛四家。魯、齊、韓詩均亡，存者惟毛詩。今十三經注疏中之詩經，爲前漢毛亨訓詁傳、後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皆篤守詩序以求詩旨。至宋朱熹撰詩集傳，乃廢序不用。清儒陳奐撰毛詩傳疏，胡承珙撰毛詩後箋，馬瑞辰撰毛詩傳箋通釋，復申詩序之說。

【題解】

采葛，選自詩經王風。王風蓋東周王城（洛邑）畿內所采之詩。詩序云：「懼讒也。」鄭玄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馬瑞辰謂葛蕭艾皆惡草，以喻讒佞，采葛、采蕭、采艾，喻人主之信讒，下二句乃懼讒之意。按：此詩言一日三秋，大有思致，當作懷友之詩讀。

伯兮，選自衛風。鄭玄箋：「衛宣公之詩，蔡人、衛人、陳人從王（周桓王）伐鄭伯（莊公）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東山，選自幽風。幽，亦作鄖（今陝西郿縣），周之先人公劉，立國於此。詩序云：「東山

，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二章言其思也（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六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闢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枯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注釋】

○ 外平不書平，講和也。啖助曰：「和而不盟曰平。」春秋以魯爲主體，凡非魯及諸侯之平，謂之外平。不書，不筆之於春秋也。今宋及楚平，是外平也，例不書於春秋。

○ 大其平乎己也 大，重其事也。己，指楚、宋二大夫。言重視楚宋之平出自宋華元、楚子反二大夫之意，非兩國之君主之也。

○ 何大乎其平乎己也 言華元、子反大夫也，而竟以己意求平，其大之者何故耶？

○ 莊王圍宋 楚莊王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人殺使者。莊王怒，因圍宋。事在春秋宣公十四年。莊王名侷，穆王子，有雄才，勵精圖治，國勢大振，與晉爭霸，在位二十三年，爲五霸之一。

○ 軍有七日之糧爾 楚圍宋，自十四年秋九月至十五年夏五月，在宋積九月。此時軍中所留之糧，止有七日。爾，語末助詞；表決定，猶「呢」也。下「將去而歸爾」之「爾」同。

○ 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 司馬，官名。子反，卽公子側，楚大夫。乘，登也。堙，音ㄣ，近城高阜。闕，同窺，暗相視也。言莊王使子反登近城高地而窺探宋之虛實及守禦之備。

○ 華元 宋大夫，歷事文、共、平三君，凡四十年。

○ 瘟 音ㄩㄝ。疫極曰瘧；又困苦貌。

◎ 易子而食析骸而炊 易，交換也。析，分也。骸，死人骨也。言宋被圍日久，城中糧盡，至於食人，不忍自食其子，故易子而食；又乏薪爲炊，分析死人骸骨，用以爲炊。困苦之狀，不堪極矣。

◎ 圉者，拊馬而秣之。圉者，謂見圉者；一作圉者，謂養馬之人。拊，音ㄏ一ㄞ，以木衡馬口也。秣，音ㄇㄞ，飼馬也。拊而秣之，不欲令食，示有蓄積也。

◎ 使肥者應客 言使肥壯之馬爲客所見，示飽足也。

◎ 情 謂以實情相告而無所欺隱。

● 危 指見圉而震。

● 紗 紗憫也。

● 幸 欣幸也。

● 諾 受言之辭。

● 勉之矣 何休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 反 復命也。

◎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莊王前以軍糧將盡，欲去此而歸，今知宋困憊，必不能支，故欲

取之而後歸。

● 脢 脢，小貌。

● 舍而止 謂築舍以止于此，示無去意。

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雖宋已知我糧少，猶必取此而後歸。何休注：「欲徵糧待勝也。」

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君子者，托言其人，以斷其事之是非。何休注：「大其有仁恩也。」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言子反、率元皆大夫，當稱楚大夫、宋大夫方是，而稱曰宋人及楚人者，何也？

◎ 贊 非刺之也。

平者在下也。何休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於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

【作 者】

宋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是公羊傳實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

【題 解】

本篇選自春秋公羊傳，事在魯宣公十五年。春秋三傳；左氏爲記載之傳，以史事爲主；公羊、穀梁爲訓詁之傳，以解釋經義爲主；故此篇實爲記載而兼說明文。左傳記此事，僅言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與之盟，其對語頗簡略，不及此篇之描寫生動。此篇敍華元、子反，各以實情相告，不欺於敵；子反更述所言，不易一字，不欺其君；讀之殊覺古趣橫溢，至誠動人。然臣無專美，古今通誼，子反雖不失爲不欺人之臣，而不退與君謀，擅與宋平，宜乎春秋稱人以示貶。

七 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張 薩 璞

〔民元前二四二九年○，魯國三桓室之一的大夫孟僖子○臨死，遺囑他的家臣，大意道：「人之有禮，好比樹之有榦，沒有禮便站立不住。我聽說不久將有一位顯達的出現，叫做孔丘。他是聖人的後裔，而本族在宋國被滅。他的祖先弗父何（按：略與周厲王同時），原是宋國的太子而讓位給宋厲公○。弗父的後人（按：曾孫）正考父，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世，受過三次的冊誥命（按：三命爲上卿）而越加敬謹，所以他的鼎銘○道：

『一命而僂，再命而僤，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饑於是，粥於是，以餉余口○。』

他是這樣敬謹的。臧孫紇（按：乃魯國以智慧著名的大夫）說過：『有明德的聖人，若本身不能得位，他的後代必定是顯達的。』現在將要應在孔丘身上了罷？我死後，你們務必讓我的兩箇兒子○跟他學禮○。』

孟僖子所述孔子的先世，還需要一點補充。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在宋國的內亂中被殺○了。一說孔父嘉的兒子避難到魯國，一說他的曾孫防叔始遷居魯國，未知孰是。防叔的孫孔紇生孔子。孔紇是名聞於諸侯的大力士。歷史上記著他兩件戰功：（一）民元前二四七四年，晉人率諸侯兵攻逼陽國的都城（在今山東澤縣南約二十九公里）。先鋒的戰士剛

進入郭內，懸門忽然落下；幸虧孔紇在場，推起懸門，把他們放出⁽¹⁾。（一）公元前二六七年，齊師侵魯，把魯大夫臧紇圍在旁邑裏。孔紇亦在圍中，他半夜率領三百名甲士襲擊齊軍；乘齊人忙亂中，把臧紇送走，然後回營固守，齊人無可奈何而退⁽²⁾。此役之後五年而孔子生，那是孔紇晚年續娶的顏氏女所出。

當孟僖子死時，孔子年三十五。以前他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很少。祇知道他在少年時便沒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爲貧而仕，先後替貴族管過會計和牧畜的事，都很稱職；他從少就是一箇好學不倦、而且多才多藝的人。他自己曾謙說道：「我少時微賤，故學會了許多鄙事⁽³⁾。」像射、御、詩、禮等，經常的士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備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歲便立志向學，三十歲便站立得住⁽⁴⁾。」所謂站立得住，就是學禮成功的意思。此後不久，他便成了一箇名動公卿的禮學權威。當孟僖子的兩箇兒子來到孔子門下時，同門的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已很不少了。

他們所遇到的是怎樣一位先生呢？這位先生衣冠總是整齊而合宜的：他的視盼，和藹中帶有嚴肅；他的舉止，恭敬卻很自然⁽⁵⁾。他平常對人樸拙得像不會說話⁽⁶⁾，但遇著該發言的時候卻又辯才無礙⁽⁷⁾，間或點綴以輕微的詼諧。他所喜歡的性格，是「剛毅木訥⁽⁸⁾」；他所痛惡的，是「巧言令色⁽⁹⁾」。他永遠是寧靜舒適的。他一點也不驕矜，有所長的他都向之請教。便是他和別人一起唱歌，別人若唱的好，他必請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著⁽¹⁰⁾。

。他的廣博而深厚的同情，到處流露。無論待怎樣不稱意的人，他總要「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他的朋友「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他遇見穿喪服的人，雖是常會面的，必定變容。他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未曾飽過。

他和弟子間相處的氣象，從弟子的兩段記錄可以窺見。

有一天，幾位弟子陪著孔子閒坐。孔子道：「你們覺得我是長輩，不免有點拘束，不要這樣。平常你們總說沒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又將何以自見其長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國，夾在兩大國中間，受著兵禍，又鬧饑荒，讓我來主持，纔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並且循規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問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樣？」他答道：「五、六十里或六、七十里見方的國家，讓我來主持，纔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於禮樂，另待高明。」孔子又問：「赤，你怎樣？」答道：「並不是說能够，但想學學：像宗廟的大事和諸侯的聚會，我願意穿戴著玄端和章甫，在旁邊做一箇小相。」（按：玄端和章甫，乃商朝的冠服，在儀式中相禮的人穿戴的。）孔子又問另一弟子：「點，你怎樣？」這時他彈瑟漸緩，微音鏗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們三位不同。」孔子道：「有甚麼關係呢？不過各說自己的志向罷了。」他道：「暮春的時候，春衣既已做好，和少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裏洗浴，洗完了，當著輕風歇涼，一面看人舞雩（按：雩是祈雨之祭），然後大家歌詠而歸。」孔子聽了，喟然歎道：「我和點有

同感。」

又一次，顏淵、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們何不各把自己的志向說說？」子路道：「願把自己的車馬、輕裘，和朋友共用，用壞了也沒有怨憾。」顏淵道：「願不誇自己的長處，不表自己的功勞。」子路請問老師的志向。孔子道：「願給老年以安樂，對朋友以信實，給幼少的以愛撫。」

注釋

中國史綱第四章

○ 民元前二四二九年 卽魯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

（二）魯國三巨室之一的大夫孟僖子，魯國三巨室，乃指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而言。孟僖子，名灤，諡曰僖，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

宋厲公名鮒祀，宋閔公之子

戴公名立，**宋襄公**之子。**武公**名同空，**戴公**之子。**宣公**名刃，**武公**之子。

五 鼎銘 指正考父廟之鼎上銘文。

因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卽言正考父受三坎冊誥命也。婁君

幼又，偏晉以，俯晉以，皆曲背之義，但有深淺之別，以示正考父官愈高而愈恭謹也。

④ 徒牆而走 依牆行走，言其小心謹慎之狀。

⑤ 莫余敢侮 乃莫敢侮余之倒裝句。

⑥ 飽於是粥於是以餉余口 禮記檀弓：「饋粥之食。」孔穎達疏：「厚曰饋，稀曰粥。」

餉亦粥也，用爲動詞，猶言塗也。餉口，猶言食也。

⑦ 我的兩箇兒子 指孟僖子之二子說（即南宮敬叔）及何忌（即孟懿子）也。

⑧ 跟他學禮 自「人之有禮」至此句一段係譯左傳昭公七年文。

⑨ 孔父嘉在宋國的內亂中被殺 事見左傳桓公二年。

⑩ 民元前二四七四年……把他們放出 事見左傳襄公十年。

⑪ 民元前二四六七年……齊人無可奈何而退 事見左傳襄公十七年。

⑫ 我少時微賤故學會了許多鄙事 此係論語子罕篇：「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二句譯文。

文。

⑬ 我十五歲便立志向學三十歲便站立得住 此論語爲政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二句譯文。

⑭ 他的視盼……恭敬卻很自然 論語述而篇：「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節譯「溫而厲，恭而安」二語。

⑮ 他平常對人樸拙得像不會說話 論語鄉黨篇：「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蓋此文所本。

◎ 辨才無礙 謂發言時理圓辭達，無所滯礙也。華嚴經云：「若能知法永不滅，則得辯才無礙法；若得辯才無礙法，則能開演無邊法。」

◎ 剛毅木訥 論語子路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何晏集解：「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 巧言令色 論語學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何晏集解：「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悅）之，少能有仁也。」

◎ 他和別人一起唱歌……然後自己和著 此論語述而篇：「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三句譯文。

◎ 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 禮記檀弓篇：「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孔穎達疏：「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往來。」

◎ 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禮記檀弓篇：「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按：館，舍也、居也。殯，停喪也。

◎ 他遇見穿喪服的人……必定變容 此論語鄉黨篇：「見齊衰（齊音下，衰音ㄔㄨㄞ）者，雖狎必變」二句譯文。

◎ 他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從未曾飽過 此論語述而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二句譯文。」

有一天幾位弟子陪著孔子閒坐……我和點有同感。此論語先進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譯文。

◎ 顏淵子路和孔子在一起……給幼少的以愛撫。此爲論語公冶長篇顏淵季路章譯文。

【作者】

張薰麟，字素凝，廣東東莞人。國立清華大學畢業，留學美國。歷任清華大學講師，國立浙江大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氏專精史學，於宋史研究尤深，爲近代名史學家，著有中國史綱，惜未完成。其餘論文、散見清華學報等雜誌，民國三十一年卒，年三十七。

【題解】

此篇節選自中國史綱第四章（孔子及其時世）。敘述孔子之先世及孔子之偉大人格。其描繪孔子與弟子間相處氣象，真令人有如坐春風之感。

◎八 卜 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媿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呴譬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媿以全吾軀乎？寧與骐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注釋】

知 同智。

蔽鄣於讒 鄉，同障，遮蔽也。言爲讒人所蔽障也。

太卜鄭詹尹 太卜，掌卜之官。鄭詹尹，太卜姓名。

端策拂龜 端，正也。策，蓍草莖也；正之將以筮。龜，龜甲也；拂之將以卜。

悃悃款款 誠懇貌。悃，音ㄎㄨㄣˇ。

朴 賀樸。

送往勞來 勞，讀去聲，音ㄌㄢˋ，慰勞也。謂周旋酬應，巧於媚世也。

遊大人 大人，勢要之人。遊，交遊。遊大人，所以干進。

媢生 媢同儻；媢生，苟且求生也。

呴嘵栗斯 呴，音ㄕㄨ。嘵，音ㄕ。呴嘵，以言求媚也。栗斯，一作栗慚，故作小心之

狀。

嚙嚙儒兒 嚙嚙，音ㄔ一。兒，音ㄋ一。嚙嚙、儒兒，皆囁嚅強笑媚人貌。

婦人 朱熹曰：「婦人，蓋謂鄭袖也。」接：鄭袖，楚懷王之寵姬。

突梯滑稽 突梯，滑澑貌。滑稽，圓轉貌。滑，音ㄍㄨㄚ。

如脂如韋 脂，脂肪；韋，熟治之獸皮。皆軟滑之物。

絜榦 紮，一作潔。王逸云：「潔榦，順滑澤也。」或云，絜榦合音如「敬」，蓋謂足

恭以媚世也。

② 昂昂若千里之駒 言高逸不肯下人也。

③ 沔汜 沔，音「ㄩㄞ」，或作泛。汜汜，浮游無定貌。

④ 鳥 野鴨也。

⑤ 骥驥亢輶 骥驥，駿馬也。亢，舉也；輶，車轄前衡。亢輶，猶云「抗衡」，即並駕之意。

⑥ 黃鸝 大鳥，一舉千里。

⑦ 驁 音「ㄉㄨˋ」，鴨也。

⑧ 潶 音「ㄊㄨㄥ」，濁亂也。

⑨ 千鈞 三十斤爲一鈞。千鈞，極言其重也。

⑩ 黃鐘 鐘大而聲宏，其音中黃鐘之律者。

⑪ 瓦釜雷鳴 瓮，量名，以瓦爲之，其聲本無可取，而眾爭擊之，故聲如雷鳴也。

⑫ 高張 張，音ㄓㄤ，自侈大也。

⑬ 謝 辭也；辭不爲之卜也。

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尺長於寸，而量細物之不滿一尺者，或嫌其過長，是有所短也；反之，寸短於尺，量鉅物時雖覺不便，而量細物時，則反便於尺，是有所長也；言器物之用各有所偏，不能兼備也。

屈原，名平，戰國楚人，與楚同姓。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爭寵而妒其能，因讒毀之，王乃疏屈原。原忠而被謫，憂心煩亂，乃作離騷。時秦昭王詐誘懷王，會於武關，遂脅與俱歸，竟客死於秦。其子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今湖南洞庭、湘、沅流域，辰溪、漵浦及長沙等地）。原雖被放，然繫心宗國，不忘欲反，終以不獲，後遂自投汨羅（江名，汨音ㄇㄧˋ）而死。所著離騷等凡二十五篇，爲中國最有名之辭賦。東漢王逸取與宋玉、賈誼諸人之作，合編加注，名曰楚辭章句，凡十七卷。

【題解】

本篇假設問答，蓋辭賦之一體。屈原含忠履潔，遭遇讒邪，救國之計既窮，乃託之卜問，以明所當自處之道，實則假問答以抒其憤激之情，明其獨往之志。所謂「用君之心，行君之意」，蓋屈原捨生取義之志，已思之熟而計之決矣！

九 諫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鼴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舞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注】

○ 過錯誤。

○ 穆公 秦穆公（穆或作繆），嬴姓，名任好，成公之弟，爲春秋五霸之一。

○ 西取由余於戎 由余，其先本晉人，亡入戎，能音言，爲戎王使秦。穆公與語，賢之，以計間戎王；戎王疑由余，由余遂降秦。事見史記秦本紀。

④ 東得百里奚於宛
百里奚，楚宛（今河南南陽縣）人，仕虞爲大夫。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陪嫁之臣僕）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贍之，恐楚人不與，以五羖（黑色公羊）皮贖之歸。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事見秦本紀。

⑤ 迎蹇叔於宋
穆公授百里奚國政，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亦見秦本紀。正義：「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今陝西岐山縣）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

⑥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求」，史記索隱本作「來」。丕豹，晉人丕鄭之子，晉惠公殺丕鄭，丕豹奔秦。事見左傳僖公十年及秦本紀。公孫支，亦作公孫枝，即秦大夫子桑，勸穆公輸粟賑晉者，見左傳僖公十三年及秦本紀。按：公孫支本秦大夫，而云求之於晉者，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⑦ 幷國二十遂霸西戎
史記索隱：「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文選載此書，「二十」作「三十」。

⑧ 孝公用商鞅之法
秦孝公，名渠梁，獻公子，穆公十五世孫。商鞅，戰國衛人，亦稱衛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卒，乃西去秦求見孝公。孝公任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行之十年，秦以富強，以功封於商，稱商鞅。事詳史記商君列傳。

⑨ 獲楚魏之師
史記楚世家：「楚宣王三十年（即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

惠王用張儀之計，惠王，即惠文君，秦孝公之子，名囏，始稱王。張儀，戰國魏人。初與蘇秦俱師鬼谷子，後入秦，惠王用爲相，遊說六國，使背蘇秦之縱約，連橫事秦。秦號之曰武信君。

①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史記索隱：「按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義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三川，今河南省黃河兩岸之地；秦置郡，治滎陽（在今滎澤縣西南）。以其地有河、洛、伊三川，故名。巴蜀，今四川省地。秦置巴郡，轄今四川省東部地，治江州（今江北縣）。又置蜀郡，轄今四川省中部地，治成都（今成都市）。

② 北收上郡 秦本記：「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上郡，今陝西省西北部及綏遠省鄂爾多斯旗左翼皆其地，治蒲施（在今陝西省綏德縣東南）。

③ 南取漢中 秦本記：「（惠文君後元）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轄今陝西省南部及湖北省西北部之地，治南鄭（在今陝西省南鄭縣東）。

④ 包九夷制鄖郢 張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史記索隱：「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郢也。』」

⑤ 成皋 史記正義：「河南汜水縣也。」故治在今河南省成皋縣西北境。

◎ 肥沃之壤，肥沃之土地，膏，肉之肥者；腴，腹下肥肉；引申有肥沃之意。

② 散六國之從 從，音下ㄨㄥ，與「縱」字通。戰國時，蘇秦以合從之策，遊說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之君，合而抗秦；張儀爲秦相，用連橫之計，使六國合從解體。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昭王，卽昭襄王，名稷，惠王子，武王異母弟。昭王母宣太后有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爲相國；同父弟曰华戎，爲華陽君。范雎（雎，音ㄐㄩ，从且从隹，不當从目），魏人，字叔，善口辯。初事魏中大夫須賈，爲相魏齊所笞辱，乃更姓名爲張祿，入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拜客卿，尋爲相，封應侯。雎曾說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華陽君等佐之，恐終有秦國。昭王乃免穰侯相國，與華陽君等並逐之關外。事詳史記穰侯傳、范雎傳。

③ 強公室杜私門 公室，猶言王室。杜，塞也。私門，謂權臣之門，卽指穰侯華陽之門也。

④ 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 向，與「嚮」同，昔也、曩也。卻，拒止也。內，音ㄋㄤ，與「納」同。

⑤ 致昆山之玉 致，招至也。昆山，卽昆岡，在于闔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

⑥ 隨和之寶 隨，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淮南子：「隋（與隨通）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中，以獻厲王，王以爲誑，刖其左足。武王卽位，復獻之，又以爲誑，刖其右足。及文王立，乃抱璞泣於荆山之下，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刖，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爲誑，所以悲也。」王乃使工

理其璞，果得玉焉。事見韓非子和氏及淮南子覽冥篇高誘注。

④ 明月之珠 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見淮南子氾論篇高誘注。

⑤ 服太阿之劍 服，著衣也，引申作「佩」字解。越絕書：「楚王召歐治子、干將作鐵劍三枚，其二曰太阿。」

⑥ 織離之馬 織離，良馬名，出北狄織黎國。文選李善注引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

⑦ 翠鳳之旗 以翠鳥之羽結爲鳳形而飾旗也。

⑧ 靈鼈之鼓 鼈，音云ㄨㄛ，動物名，四足背尾有鱗甲，似短吻鱷，其皮堅，可以張鼓。史記集解引鄭玄禮記注曰：「鼈皮可以冒鼓。」古以鼈爲神異，故曰靈鼈。

⑨ 說 音ㄩㄢˋ，同悅。下「說耳目」之「說」亦然。

⑩ 犀象之器 指用犀牛角、象牙所作之珍玩。

⑪ 鄭衛之女 春秋戰國時，鄭衛風俗淫靡，故稱女子之美豔者爲鄭衛之女。此泛指外國美女，下「趙女」亦然。

⑫ 羁騶 羁，音ㄐㄧㄢˋ；騶，音ㄕ。駉騶，良馬名，出北狄。索隱：「周書曰：『正北以駉騶爲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

⑬ 江南金錫 史記貨殖列傳：「江南出柑梓蠶桂金錫。」

⑭ 西蜀丹青不爲采 丹，朱砂；青，空青；皆礦物，產西蜀，可入藥，又爲顏料。采，彩

之本字，謂彩繪。

㊂ 下陳 文選李善注：「下陳，猶後列也。」指侍妾。

㊃ 宛珠之簪 文選善注：「言以宛珠飾簪。」索隱：「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

㊄ 傳璣之珥 文選善注：「以璣傳耳也。」索隱：「傳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以玉充耳）也。璣是珠之不圓者。」

㊅ 阿縞之衣 王念孫讀書雜志：「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爲文，阿爲細縞之名，阿或作綱。廣雅曰：『綱，練也。』」縞，白色生絹。集解引徐廣，以爲阿乃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

㊆ 隨俗雅化 文選善注：「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㊇ 佳冶窈窕 佳冶，艷麗貌。窈，音一ㄠ；窕，音去一ㄠ。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

毛傳：「窈窕，幽閒也。」陳奐詩毛氏傳疏：「窈，言婦德幽靜；窕，言婦容閒雅。」

㊈ 擊甕叩缶 文選善注：「說文曰：甕，汲瓶也。缶，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樂。」

㊉ 彈箏搏髀 箏，樂器。古箏五絃，秦蒙恬改爲十二絃，唐以後爲十三絃。髀，音ㄉ一，股骨也。搏髀，拍股爲節也。

㊊ 鄭衛桑間 禮記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桑間、濮上，亦衛國地名。

㊋ 趙虞武象 趙虞，舜樂。武象，周武王之樂。文選善注：「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韶一作昭。」

◎ 適觀 合乎心意觀賞。

◎ 讓 辭讓，有拒卻之意。

◎ 五帝三王 五帝有數說，依史記爲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三王，爲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即禹、湯、文武是也。

◎ 黵首 使記秦始皇本紀：「更名民曰黔首。」說文：「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周謂之黎民。」

◎ 徇賓客以業諸侯 謂拒卻賓客而不用，使彼等往事他國諸侯也。業，事也，此處作動詞用。

◎ 裹足 裹足，將登途也。裹足不入秦，謂雖裹足而不敢入秦也。今因解作止足不前之意。

◎ 藉寇兵而齎盜糧 藉，借也。兵，兵器。齎，音刈一，持送也。意謂以兵器借與敵寇，而以糧送與盜賊也。

【作 者】

李斯，戰國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既成，西入秦，欲說秦王。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斯因得以說秦王，陳并六國之策，秦王政拜斯爲客卿。始皇帝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廢封建，行郡縣，下禁書令，變籀文爲小篆，法令多出其手。始皇三十七年出遊，崩於沙丘，斯與宦者趙高矯詔廢太子扶蘇。二世立，仍爲相，後爲趙高所構，

誣斯子由與盜通，下獄並收捕其宗族賓客。二年（西元前二一〇八年）七月，腰斬咸陽市，夷及三族。有倉頡篇及刻石等文傳世。

【題解】

本篇選自史記李斯列傳。秦王政十年，李斯爲客卿，適韓人鄭國來間秦，說秦作渠灌田，欲以疲秦，毋令東伐。事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此書以諫，秦王悟，復李斯官，并除逐客之令。文凡四段：首段言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皆以客之功，而致富強，以明用客卿之利。次段言秦王之珍寶玩好，皆出異國；獨於用人，則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豈君臨天下之術？三段言五帝三王所以無敵，在能不卻衆庶，以反形逐客之害。末段總言逐客之非計。通篇以客觀利害，反復申論，純就秦國王室著想，無一乞憐語，故其言易入。

◎十過秦論

賈 謐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綺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賓、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鎌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鋸，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殼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鈞戟[◎]長鋏[◎]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①，招八州而朝同列^②，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殼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③墮，身死人手^④，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注釋】

○ 秦孝公 已見本册第九課諫逐客書注釋^⑤。秦自穆公後，國勢不振，諸侯卑之，孝公以爲大恥；乃用商鞅，變法令，明賞罰，務農教戰，遂致富強，稱霸於諸侯。

○ 敝函 敝，音一𠂇，山名，秦塞有東敝及西敝，在今河南洛寧縣境。函，卽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宋盧襄西征記：「關城在谷，深險如函，故名。」

○ 雍州 古九州之一，包括今陝西、甘肅及青海之一部。

○ 八荒 八方荒遠之地（八方，謂四方四隅）。說苑辨物：「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

○ 商君 卽商鞅，已見本册第九課諫逐客書注釋^⑤。

○ 連衡而鬥諸侯 衡與橫同。連衡與合從（同縱）相對。韓非子五蠹：「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從衡皆戰國時策士所用計策。蘇秦合六國以抗秦，是爲合從；張儀說六國秦以瓦解合從，是爲連衡。蓋東西爲橫，秦地偏西，六國在東，故分化六國以秦連衡。本文稱商君佐秦孝公「外連衡而鬥諸侯」，則此策固不專於張儀也。鬥諸侯，謂使諸侯自相爭鬥。

○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拱手，兩手相合，大指相並以示敬。禮記曲禮：「遭先生於道，趨

而進，正立拱手。」西河，魏邑，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以在黃河之西得名。周顯王二十九年（西元前三四〇年），秦商鞅敗魏兵，魏割西河之地於秦。拱手而取，喻取之易也。

⑧ 惠文武昭襄 惠文王、昭襄王，見本冊第九課諫逐客書注釋⑦及⑧。武王，惠文王之子，名蕩。

⑨ 南取漢中 見本冊第九課諫逐客書注釋⑨。

⑩ 西舉巴蜀 舉，攻拔也。巴、蜀，古二國名。周慎襄王三年（西元前三一八年），巴、蜀互相攻擊，俱求救於秦。秦惠文王出兵滅兩國，置巴、蜀二郡。參閱本冊第九課諫逐客書注釋⑩。

⑪ 要害 謂關係重要之處。漢書西南夷傳注：「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

⑫ 謀弱秦 圖謀削弱秦國。

⑬ 孟嘗 孟嘗君，姓田名文，戰國齊靖郭君田嬰子，爲齊相，封於薛，號孟嘗君。善養士，有食客三千人。

⑭ 平原 平原君，姓趙名勝，戰國趙武靈王子，惠文王弟，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平原，號平原君。喜賓客，食客常數千人。

⑮ 春申 春申君，姓黃名歇，戰國楚相，封於春申，號春申君。相楚二十餘年，食客常三千人。

⑯ 信陵 信陵君，戰國魏昭王少子，名無忌，封信陵君。禮賢下士，食客常三千人。與孟嘗、平原、春申共稱四公子，而信陵爲最賢。

② 約從離橫 相約合從，離散連橫。

③ 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 皆國名。韓、魏、燕、衛、中山均姬姓。韓始都平陽（山西臨汾），後徙鄭（河南新鄭）；魏始都安邑（山西夏縣），後徙大梁（河南開封）；燕都薊（河北薊縣）；衛都帝丘（河北濮陽）；中山都今河北定縣。趙姓嬴，都邯鄲（河北邯鄲）；齊姓田，都臨淄（山東臨淄）；楚姓芈，都郢（湖北江陵）；宋姓子，都商丘（河南商丘）。

④ 六國 指韓、魏、燕、趙、齊、楚六國。

⑤ 寧越 趙中牟人。文選李善注引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

⑥ 徐尚 宋人。

⑦ 蘇秦 東周洛陽人。師事鬼谷子。周顯王時，以合從游說六國，合力抗秦。蘇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

⑧ 杜赫 周人。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⑨ 齊明 東周臣。李善注引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竇，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

⑩ 周最 東周成君子，仕於齊。李善注引戰國策：「齊令周最使鄭立韓穀而廢公叔，周最

患之。」

◎ 陳軫 夏人，仕秦，後仕楚。李善注引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

◎ 昭滑 楚人。昭一作召，又作邵。李善注引史記：「范增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

◎ 樓緩 魏相，後爲秦相。李善注引戰國策：「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 翟景 李善注：「翟景，未詳。」王念孫謂：卽魏策之魏相翟強；梁玉繩謂：疑卽趙策之翟章；二說未知孰是。

◎ 蘇厲 蘇秦之弟，仕於齊。

◎ 樂毅 魏靈壽人，仕燕昭王，爲上將軍，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後奔趙，封望諸君。

◎ 吳起 嬻人，通兵法，初仕魯，後爲魏文侯將，守西河，使秦不敢東侵。武侯時，被譖，奔楚，楚悼王用爲相；悼王卒，爲楚貴戚所忌，被害。

◎ 孫臏 齊人，兵家孫武之後，與龐涓同師鬼谷子。涓爲魏將，嫉其才，召臏至魏，刖其兩足。後臏爲齊將，敗魏兵於馬陵，射殺龐涓。

◎ 帶佗 佗，音云ㄨㄛ。李善注：「帶佗，未詳。」

兒良王廖 兒，音ㄩ一。李善注引呂氏春秋：「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高誘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兒良作兵謀貴後。」

田忌 齊將，伐魏三戰三勝。

廉頗 趙之良將，惠文王時，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

趙奢 趙將，擊秦有功，封馬服君。

叩關 李善注：「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九國 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

亡矢遺鏃 亡，失也。矢，箭也。鏃，音ㄉㄨˋ，李善注引李巡爾雅注：「以金爲箭鏃也。」（鏃，音ㄉㄨ一，箭頭。）

敝 敝也。或作疲憊講。

追亡逐北 亡，逃也。北，敗走也。言秦追擊諸侯敗軍。

流血漂櫓 漂，浮也。櫓，音ㄌㄩˋ，亦作鹵，大盾也。形容殺傷之多。

施 音「一」，延也。詩大雅皇矣：「施于孫子。」

孝文王 秦昭襄王子，名柱，立一年卒。

莊襄王 秦孝文王子，名子楚，立四年卒。

六世之餘烈 六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餘烈，猶云

餘威。

呑二周 李善注引史記秦始皇本紀：「滅二周，置三川郡。」案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
十一年滅西周，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並非始皇時事。

○ 屢至尊 謂踐帝位也。至尊，天子之稱。

○ 制六合 謂統治天下也。六合，天地四方。

○ 捶拊 捶，音ㄊㄨˋ，通鑿，馬杖也。拊，刀柄也。

○ 鞭笞 答，音ㄉ。鞭、笞，並古代刑名。此作動詞用，謂鞭打笞擊。

○ 百越 亦作百粵，包括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越南之地，古爲越族所居，因其種族
不一，故稱百越。漢書地理志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

○ 桂林 秦桂林郡，約有今廣西省北部之地。

○ 象郡 秦象郡，約有今廣東省西南部、廣西省南部及越南之地。

○ 係頸 係同繫。史記秦始皇本紀：「子嬰即係頸以組。」集解：「應劭曰：組者，天子

繩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

○ 委命下吏 委性命於獄官下吏。

○ 蒙恬 秦將。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二二四年），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三十

四年，築長城。

○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 先王，謂古先聖王：堯、舜、禹、湯、文、武。百家，謂諸子
。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八十九家，舉成數言，故曰百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下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② 墮 音「ㄨㄞ」，毀壞也。一作隳。

③ 收天下之兵四句 兵，兵器。史記集解：「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咸陽，秦國都，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二十里。錐，音「ㄉ一」，一作鑄，箭頭。史記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鐸，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

④ 践華爲城 李善注：「晉灼曰：踐，登也。」華，卽西嶽太華山。謂以華山爲城郭。

⑤ 因河爲池 因，依也。河，卽黃河。池，環城水也。謂以黃河爲護城河。

⑥ 誰何 李善注：「誰何，問之也。」張銑注：「何，問也。言誰敢問。」

⑦ 關中 秦地，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

⑧ 金城千里 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史記張良傳：「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⑨ 殊俗 遠方也。

⑩ 陳涉 名勝，字涉，秦陽城（今河南登封）人。少爲人傭耕，有大志。二世元年（西元前二〇九年），謫戍漁陽，涉爲屯長。行至大澤鄉（安徽宿縣南），會天大雨，道不通，失期當

斬，遂與吳廣起兵反秦。

⑪ 窭牖繩樞 以破甕爲窗牖，以繩繫戶樞。形容貧家。

⑫ 叱隸 叱，音「ㄔ」。史記集解：「徐廣曰：田民曰叱。」隸，徒役也。

② 中人 中等之人。論語雅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③ 陶朱 即春秋時范蠡。蠡相越滅吳後，泛舟江湖，止于陶（今山東肥城縣西北），變姓名爲陶朱。善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④ 猶頓 春秋時魯之窮士，學致富之術於陶朱公，乃適河東猗氏（今山西安澤縣境），大畜牛羊，十年之間，資擬王公。

⑤ 躞足行伍之間 躰，音ㄉ一ㄗ，蹈也。躰足猶言置身。行伍，士卒之行列也，二十五人爲行，五人爲伍。

⑥ 倔起阡陌之中 倔，音ㄉㄩㄝ。倔起，驟起也。阡陌，田間道路也，風俗通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⑦ 揭 高舉也。

⑧ 薦糧而景從 薦糧，擔糧也。景同影；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⑨ 山東 廛在華山以西，故稱華山以東之六國爲山東。

⑩ 鋤 櫟棘矜 櫟，音一ㄡ，摩田之器；一云鋤柄。棘，同戟。矜，戟之柄。

⑪ 鈚 戟 音ㄊ一ㄦ，利也。

⑫ 鉤戟 有鉤之戟。

⑬ 長鋏 卽長矛。鋏，音ㄉㄢㄞ。

⑭ 抗 當也；比也。

度長絜大 度，音ㄉㄨˋ，量度也。絜，圜而量之也。

同年而語 相提並論之意。

致萬乘之權 孟子梁惠王：「萬乘之國。」趙岐注：「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招八州而朝同列 招，音ㄎㄧㄤ，舉也。古時分天下爲九州，秦據雍州，此外之八州，則冀、兗、青、徐、揚、荆、豫、梁也。同列，指六國。言秦以區區之地，偏能招舉其他八州同列之諸侯使之朝服。

七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身死人手 指秦王子嬰，爲項羽所殺。

【作者】

賈誼，漢洛陽人，生於高祖七年，卒於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二〇〇——一六八年），年三十歲。

賈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名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及吳公爲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因上書請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悉更秦之法。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周勃灌嬰等復讒毀之，於是出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謫去，意不自得，渡湘水，爲文以弔屈原。復遷梁懷王太傅，懷王爲文帝之少子，好讀書，故令誼傳之。居數年，懷王以墮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世稱賈太傅，又稱賈長沙；以其年少，亦稱賈生。

誼爲漢初之政論家及辭賦家，所上治安策（一名陳政事疏），通達治體，爲漢人奏議中第一長篇文字，實爲後世萬言書之祖。所作辭賦，如弔屈原、惜誓、鵬鳥賦等，上承屈宋，下開枚馬，在漢賦發展史上占極重要地位。誼著作今傳新書十卷，出於後人輯附，非漢志儒家五十八篇之原書。

【題解】

本篇爲議論文。過秦者，論秦之過，以作漢代之鑑戒也。原文見賈子新書，題下無論字，史記引作秦始皇本紀論贊，本只一篇，後人分作三篇，上篇過秦始皇，中篇過二世，三篇過子嬰。今錄其上篇。全篇主旨，在最後二語：意謂秦以武力攻取天下，亦欲以武力守之，而不施行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也。文分五段：首段敍秦之強，始於孝公；次段敍惠文、武、昭、襄數世，秦益強盛，六國雖合從併力，而無如秦何；三段敍始皇統一天下，強盛至極，自以爲天下之民亦莫敢誰何矣；四段敍陳涉發難，天下響應，而秦之亡也忽焉；末段言陳涉與六國比較，形勢懸殊，而成敗異變者，秦不施仁義，所以易亡也。

◎十一 古詩十九首選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①，與君生別離^②。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③。道路阻且長^④，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⑤。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⑥。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⑦。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⑧。

冉冉孤生竹

冉冉^⑨孤生竹，結根泰山阿^⑩。與君爲新婚，免絲附女蘿^⑪。免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⑫。思君令人老，軒車^⑬來何遲？傷彼蕙蘭^⑭花，含英^⑮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⑯？

庭中有奇樹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⑰。攀條^⑱折其榮^⑲，將以遺^⑳所思。馨香盈懷袖^㉑，路遠莫致^㉒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遇

迴車駕言遇[◎]，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孟冬寒氣至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慘[◎]！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文選——

【注釋】

① 重行行 言行之不止也。重，音イメル，複疊也。此處當「再」講。

② 生別離 楚辭九歌：「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③ 天一涯 涯，本音一丫，叶讀一。廣雅：「涯，方也。」漢書西域傳：「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④ 阻且長 詩秦風蒹葭：「溯洄從之，道阻且長。」說文：「阻，險也。」阻則難行，長則難至，是二意，故曰且。

⑤ 胡馬依北風二句 胡，指當時匈奴所據地，今蒙古地方。越，指南越，今兩廣地方。胡馬出於北，故依戀北風，越鳥來自南，故巢宿南枝，皆不忘故土之意。

⑥ 衣帶日已緩 已，同以；緩，寬也。古樂府：「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言相去遠，思亦久，以致瘦損而覺衣帶寬鬆也。

⑦ 浮雲蔽白日二句 文選李善注：「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顧，念也。

⑧ 母母 柔弱下垂貌。

泰山阿 東嶽泰山在山東省。王念孫曰：「泰山當爲大山。」阿，曲隅也。李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

兔絲附女蘿 兔絲，草本寄生植物，莖細長，色淡黃，常纏繞於其他植物上，取他植物之養分而生活。女蘿，地衣類植物，全體爲無數細枝，狀如線，長數尺，黃綠色。李善注：「毛蘿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陂 山坡。

軒車 有藩蔽之車，猶今轎車。

蕙蘭 爾雅翼：「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曰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曰蕙。」

英 花也。爾雅釋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君亮執高節二句 亮，同諒，當「信」講。聞人倓古詩箋：「言君來雖遲，亮非不執高節者，則我亦何爲而不執高節耶？」

發華滋 言發榮繁盛也。說文：「華，榮也。」班固答賓戲：「得氣者繁滋。」

條 小枝也。

榮 花也。爾雅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

遺 音ㄨㄟ，贈送。

懷袖 猶言懷袖。王逸楚辭注：「在衣曰懷。」

③ 路遠莫致。毛詩：「豈不汝思？遠莫致之。」致，送詣也，見說文。毛詩衛風竹竿：「豈不爾思？路遠莫致之。」此用其語。

② 迢迢牽牛星。迢迢，遙遠貌。牽牛星，一名河鼓。或稱黃姑，居銀漢之南，與漢北織女星相對。

② 敛皎河漢女。皎皎，潔白也。河漢，天河也。女，指織女星。

② 擧也。

② 札札弄機杼。札札，機杼聲。機杼，織具。說文：「杼，機之持緯者。」

② 成章。章，文采也。詩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織文之數）；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報當反講，以緯穿經往返成文，故曰報章。

② 零落也。

② 脳脳。一作睠睠，相視貌；形容情思，有含蓄未吐、盪漾不定之意。

② 迴車駕言邇。詩邶風泉水：「駕言出遊。」駕當驅誦。言，語中助詞，無義。邇，遠行也。

② 涉猶「歷」也。

② 茫茫。草木盛多，遙望不盡貌。

② 搖吹動。

② 立身苦不早。文選五臣注張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苦當

「恨」講。

奄忽隨物化 奄忽，急遽也。李善曰：「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榮名 何焯曰：「榮名，以名之不朽爲榮也。」

羅牀幃 張銑曰：「羅綺爲幃，故曰羅牀幃。」

引領 延頸遠望也。

霜裳衣 霽，濕也。上曰衣，下曰裳。

慘慄 猶言慘烈，謂寒氣栗冽也。

三五 農曆月之十五日。

四五蟾兔缺 四五，農曆月之二十日。蟾兔，卽月，傳說月中有蟾蜍（蝦蟆之一種）、玉兔，故稱月曰蟾兔。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 區區 廣雅釋訓：「區區，愛也。」

【作者】

古詩十九首爲兩漢無名氏作品，始載昭明文選。李善注云：「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字叔，西漢淮陰人），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聞人倓古詩箋曰：「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作，徐孝穆（徐陵：玉臺新詠）以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

且長、明月何皎皎爲枚乘作。劉彥和（劉勰：文心雕龍）以孤竹（母母孤生竹）一篇爲傳說（字武仲，東漢茂陵人）之辭。昭明（梁昭明太子蕭統）以失其姓名，統名爲古詩，從昭明爲允。」

【題解】

本課選錄古詩十九首中之七首。行行重行行首，或云思婦之詞，或云遊子思鄉之作。而浮雲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固不徒傷別之感也。張銑謂此詩意爲忠臣遭佞人譖讐見放逐，似爲得之。母母孤生竹首，劉履以爲賢者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不得及時行道，乃託新婚夫婦爲喻，而作是詩。庭中有奇樹首，劉履以爲懷友之詩，因物悟時，而感別離之久也。迢迢牽牛星首，方廷珪以爲牽牛喻君，織女喻臣，臣近君而不見親於君，故託爲女望牛之情。迴車駕言邁首，方東樹曰：「此言人生不常，忽與草木同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明月何皎皎首，或云爲客子思歸之作，李周翰以爲此婦人之詩，謂「其夫客行不歸，憂愁而望思之也。」味其辭氣，大概類婦人，當以李說爲是。孟冬寒氣至首，張玉穀謂亦思婦之詩。總之，「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引沈德潛：說詩碎語）

十二 荆軻傳

司馬遷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轝論劍，蓋轝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轝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轝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

問其傳。○鞠武。武對曰：「秦地偏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鷁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櫛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畱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

老，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俛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鄆[◎]，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學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闢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

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搘捲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⑨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⑩，得趙人徐夫人^⑪匕首，取之百金^⑫。使工以薦淬之^⑬，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⑭；乃裝^⑮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⑯，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⑰，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⑱，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一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⑲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畱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⑳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㉑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㉒，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㉓，士皆垂淚涕泣。又前^㉔而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㉕，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㉖。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㉗，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㉘，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㉙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㉚，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

。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旣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矚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注釋】

——史記刺客列傳——

○ 鄖 國名。周武王封少弟康叔於鄖，始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後遷楚丘（今河南滑縣），又遷帝丘（今河北濮陽）。秦二世時，國滅。

○ 齊 國名。周封太公望於齊。戰國時，其臣田氏篡而代之。今山東大部及河北、陝、豫諸縣，皆其故地。都臨淄。

◎ 慶卿 軒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從於衛，復改姓爲慶，故衛人謂之慶卿。卿者，時人尊重之稱，猶如相尊美亦稱子也。

◎ 之 往也；至也。

◎ 燕 周封召公奭之後於燕。戰國時，略有今河北、遼寧、安東及朝鮮北部地，都薊（今河北薊縣）。

◎ 荆卿 「荆」「慶」聲相近，燕人謂之荆卿者，隨所在國而異其號也。

◎ 衛元君 衛十一代主，時衛國弱，故貶號稱君。

◎ 秦伐魏置東郡 周孝王封伯益之後於秦，孝公時定都咸陽（今陝西咸陽縣東），國勢日強，奄有今陝西、甘肅及山西、河南等省之一部。春秋時，晉封畢萬於魏。周威烈王時，魏與韓、趙分晉，都安邑（今山西夏縣北），後徙大梁（今河南開封），奄有今河南北部及山西西南部之地。秦始皇五年（西元前二四二年），使蒙驁伐魏，取酸棗（今河南延津）等二十城，置爲東郡。

◎ 徒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秦始皇五年，即衛元君十四年，秦并衛濮陽爲東郡，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今河南沁陽）。

◎ 榆次 今山西榆次縣。

◎ 蓋聾 人名。姓蓋，名聾。蓋，音ㄍㄞ。

○不稱者 不如吾意者。

○使使往之主人 上使字音「尸」，動詞，作「遣使」解；下使字音「尸」，名詞，作「使者」解。往之主人，謂往至荆軻所居之旅舍主人處。

○攝 王念孫曰：「攝讀爲懾。」懾，音出「止」，恐懼也。

○邯鄲 趙都，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

○魯句踐 人名。姓魯，名句踐。

○博 謂博奕，猶今之棋戲也。

○嘿 同默。

○筭 古樂器。史記索隱：「筭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

○以往 同「以後」。

○酒人 飲酒之人。

○其所游諸侯 爲「其所游諸侯之國」之省文。

○處士 有學行之士而隱居不仕者。

○燕太子丹質秦 燕王喜太子，名丹，於秦王政十五年，爲質於秦。古時弱國以子爲質於強國以示親附，亦有兩國交質以堅信者。

○趙 國名。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其後世事晉爲大夫；周威烈王時，與韓、魏分晉，國號趙，都晉陽（故在今山西太原縣北），奄有今河北省南部，及山西省東部，河南省黃河以北之地。

地。

秦王政生於趙，秦昭王孫子楚爲質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納之，生子政，子楚歸秦嗣位，是爲莊襄王，在位四年卒。政立爲秦王，時年十三。

驪 同「歎」。

山東 秦在華山以西，故稱華山以東之地爲山東。

楚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戰國時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諸省地，都郢（今湖北江陵）。

三晉 戰國時，魏韓趙三家分晉，各立爲國，是爲三晉。

傅 太傅，官名。

甘泉谷口 甘泉山，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谷口，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涇渭 涇水，源出甘肅化平縣大關山麓，東南流入陝西境，至高陵縣入渭水。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鳥鼠山，東南流入陝西境，至朝邑縣會洛水，入黃河。

巴漢 巴，秦巴郡，轄今四川省東部地；漢，秦漢中郡，轄今陝西省南部及湖北省西北部之地。

右隴蜀之山 方位以西爲右，東爲左。隴山在陝西省隴縣西北，爲秦西面之險塞。蜀之巴山、岷山，亦極險要。

關殼 關，卽函谷關；殼，卽殼山。爲秦東面之險塞。參閱本冊第十課過秦論注釋①。

◎ 兵革 兵器甲冑。

長城之南易水以北 指燕地。燕亦築長城以拒胡，見史記匈奴傳。易水，有中易、北易、南易之分，均出河北省易縣境：中易源出易縣西，今名澗河，自定興西合拒馬河；北易出易縣北，今名沙河，東南流入定興，與中易合；南易出易縣西南，經徐水、容城入安新縣，與依城河合。

◎ 陵 侵侮也。

批其逆鱗 批，觸擊也。韓非子說難篇：「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犯之，必殺人。」此以喻秦之不可犯。

◎ 請入圖之 意謂請入朝與燕王及諸大臣密謀。

◎ 舍之 以館舍使居之。

◎ 寒心 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心戰。此以恐懼譬寒，言可爲心戰。

◎ 跖 音丁一，狹路。

◎ 振 救也。

◎ 管晏 管仲名夷吾，相齊桓公；晏嬰諡平字仲，相齊景公。皆賢於謀國，故常並稱。

◎ 匈奴 北狄之一種，在燕國西北。

◎ 滅口 謂消除秦伐燕之口實。

◎ 購於單于 購，通媾，連和也。或謂以貨賄連結之，故曰購。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單

，音ㄅㄞ。

迺 同「乃」。

心懵然恐不能須臾 懵同昏，言己心已憂極昏亂，恐不能須臾待。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言秦擊燕，如燎鴻毛於爐炭，豈有大事乎？謂其輕易也。

卻行爲導 謂退行以導其入。卻，退也。

跪而櫛席 櫛，音ㄉ一ㄗ，拂也。跪而拂席，示恭敬也。

避席 古人席地而坐，有所敬則離坐而起，謂之避席。

精神 精神。

俛 同「俯」。

僂行 曲背也，言老人狀貌。僂，音ㄌㄩ。

不自外 不以事外之人自待；不自疏遠。

節俠 廉介曰節；權行州里、力折公侯曰俠。

自刎 自割其頸。刎，音ㄨㄣ。

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史記索隱：「按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

厭 通「饜」，飽也；足也。

秦已虜韓王。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王翦 秦將。

距漳鄴 距，至也。漳水，源出山西，流經河南臨漳等縣，至河北大名縣南入衛河。鄴

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漳縣西南。

李信 秦將。

太原雲中 太原，在山西太原北；雲中，在今山西大同西北。

闕以重利 闕，音ㄎㄨㄟˋ，同窺、視也，見玉篇。視，古通示。示以重利，言以利誘之。

劫 劫持。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獻遂邑以和。後齊桓公與魯莊公會

於柯（今山東東阿），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事見史記刺客列傳。

則 讀如卽，假若、即使之意。

以其聞 乘其閒隙。

而不知所委命 言有此願，而不知所以託命之人。

太牢 具牛羊豕三牲曰太牢。古祭天地用太牢，尊崇之意也。

異物 異方所供之物。

虜趙王盡收入其地 秦始皇十九年，王翦盡取趙地，得趙王遷，引兵欲攻燕。事見史記

秦始皇本紀。

○ 微太子言臣願謁之。微，無也。謁，請見也。謂卽太子不言，原欲往謁，不待再請也。

○ 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言無取信之物，則不得接近秦王，徒行無益。

○ 邑萬家。封以食邑萬戶。

○ 督亢。燕之膏腴地。今河北省涿縣東南有督亢陂，其附近定興、新城、固安諸縣之間，一帶平行之區，皆燕督亢地。

○ 說 同「悅」。

○ 得有以報。報，謂報太子。戰國策燕策報下有太子二字。

○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遇，待也。深，謂過甚也。

○ 戮沒。殺戮，籍沒家產。

○ 捶。音ㄓㄨˋ，刺擊也。

○ 偏袒搥扼。偏袒，露一臂也。搥，同「扼」，握持也。扼，古腕字。搥扼爲憤怒之態。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 切齒腐心。切齒，齒相磨切也。腐，爛也，憂悶不忍，則心摧折若腐爛然。腐心一作拊心，猶椎胸也。

○ 自剗。卽自刎。剗，音ㄔㄧㄥˋ。

○ 函。匱也，卽匣子。

○ 七首。短劍。七，音ㄔ一。

② 徐夫人 史記索隱：「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

③ 百金 史記索隱：「秦以一鑑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演繁露云：「二十兩爲鑑。」或云：二十四兩爲鑑。

④ 以藥淬之 謂以毒藥塗於匕首上。淬，音ㄔㄨㄟˋ，染也。

⑤ 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一說，濡縷謂傷淺血出，僅如絲縷。

⑥ 裝 製行裝也。

⑦ 秦舞陽 燕將秦開之孫，見史記匈奴傳。國策、燕丹子、漢書古今人表等，並作武陽。史記獨作舞陽，古字通用。

⑧ 不敢忤視 忤，音ㄨˋ，逆也。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⑨ 治行 整治行裝。

⑩ 有意 有所考慮。

⑪ 何太子之遺往而不返者豎子也 意謂太子爲何遺此有去無回之豎子也。「者」猶「之」，見古書虛字集釋。豎子，猶今鄙人言「小子」。史記項羽本紀：「豎子不足與謀。」此指秦舞陽。

⑫ 辭決 辭別也。決，通訣。

⑬ 白衣冠 哀服。

既祖取道 祖，今言餽行，古爲「行祭」，謂祭道路之神也。相傳賛帝子名棄祖，好遠遊，死於道，後以爲行神，凡遠行者祭之，謂之「祖餽」。取道，猶言上路。荆軻於始皇二十年入秦。

變徵之聲 徵，音^v。古樂有宮商角徵羽五聲。瀧川資言史記考證引律呂本考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

又前 上文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擊且歌也，故再加又前二字。

蕭蕭 風聲。

瞋目 張目也（多用爲怒目之義）。

中庶子蒙嘉 中庶子，官名，掌宮中并諸吏之嫡子及支庶版籍等事。蒙嘉，或云蒙恬之弟。

弟。

逆軍吏 謂抵抗秦軍。

設九賓 古以九表多數，九賓即眾賓。設九賓，謂召集眾賓，與會觀禮，以示隆重之意。

奉 同「捧」。

陛 殿階。

北蕃 蕃通藩。燕在秦北，故稱北蕃。

假借 同假貸，寬容也。

圖窮而匕首見 地圖爲卷軸式，匕首藏於圓軸處，故圖盡而匕首出現。

操其室 操，持也。室，劍鞘。因劍長，僅得把其鞘。

劍堅 史記會注考證：「李慈銘曰：江南本，堅作豎，義長。」

愕 驚駭也。

卒 同「猝」。

郎中 侍衛之官。

共 共謂雙手也。

夏無且 且音ㄐㄩ。

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提，讀如抵（ㄉㄧˇ），擲也。或解作抵住，謂以藥囊抵住荆軻，使不得向前逐。燕策「軻」下無「也」字，此疑誤衍。

王負劍 以劍長，拔之不易出鞘，欲王推之於背，令劍首向下而拔之，易於施力，故云

王負劍。

擿 音ㄓ，與「擲」同。

創 音ㄔㄨㄤ，傷也。

箕踞 伸兩足微屈其膝而坐，其形如箕。

不怡 不樂。

坐科罪也。

十月 始皇二十一年十月。

遼東 今遼寧省東南部，遼河以東之地。

代王嘉 始皇十九年取趙地，虜趙王遷。趙公子嘉率宗族數百人至代（古代國，戰國時置代郡，有今山西省東北部及河北省蔚縣附近地），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

趙滅代，置代郡，有今山西省東北部及河北省蔚縣附近地），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
社稷幸得血食 社，土神；稷，穀神。血食，謂受牲牢之享祭也。亡國則毀其社稷，無人祭獻，故云。

衍水 在遼寧省遼陽縣北，今名太子河。

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 始皇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平定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立號爲皇帝。

庸保 庸通傭。庸保，即今之雇工。傭雇定期限，可保信，故云保。

宋子 舊縣名，故城在今河北省平鄉縣北。

作苦 操作勞苦。

彼有善有不善 謂客之擊筑，有精有不精。

家大人 一作「家丈人」，謂其家之主人。

畏約 畏，畏縮，謂傭保常畏人也。約，謂貧賤儉約。論語里仁：「不可以久處約。」

抗禮 行平等之禮。

宋子傳客之，謂宋子縣人輪流請之爲客。

重赦之赦，一本作「殺」，風俗通引太史公記亦作「殺」，爲是。重，猶難也。

曠音ㄏㄨㄥˋ，以馬屎熏目令失明。

以鉛置筭中，置鉛於筭中，令其增加重量，可以擊人。

朴擊也。

非人意謂非同志之人。

【作者】

司馬遷，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省韓城縣）人。生於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卒約在武帝末、昭帝初。

遷家世史學，父談，以武帝建元元封間爲太史令。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遷皆傳其學。又受業於孔安國，治尚書，聞春秋於董仲舒。喜遊歷，足跡徧中國。元封元年，父談卒，受遺命撰史；又二年，爲太史令。天漢三年，以辯李陵降匈奴之冤，忤武帝意，被刑下獄，發憤繼續所著史記。太始初，出獄。成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餘言。史記本史書之通稱；遷所著，漢人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魏晉以後，乃以史記爲遷書之專名。史記爲史家紀傳體之祖，班固以後之正史，皆遵其體例。其文雄深雅健，善述事理，後代散文家，莫不奉爲圭臬，推爲文史之大宗師焉。

【題解】

本篇選自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全文記曹沫、專諸、豫讓、聂政、荆軻等五人，今節錄荆軻傳。荆軻刺秦王爲歷史上一驚天動地之壯舉，事雖不成，要足人奪暴君之魄，快志士之心，增懦夫之氣；與張良博浪沙中揮椎一擊，同爲愛國志士奮身除暴之最高表現，大勇足式，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清陳沆云：「匹夫而欲報國仇，舍荆卿、豫讓、子房之事無由也。」實爲持平之論。史遷此傳，多采之戰國策，益以所親聞（刺客列傳篇末贊語云：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故翔實可信。而文筆跌宕奇肆，兼寫田光、樊將軍、高漸離，慷慨殺身，並足照耀千古，讀之至今凜凜有生氣，真傳神妙筆也。

十三 戒子書

鄭玄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_○，去廝役之吏_○，游學周、秦之都_○，往來幽、并、兗、豫_○之域；獲覲_○乎在位通人_○，處逸大儒_○；得意者_○咸從捧手_○，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_○之奧。年過四十，西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闡尹_○擅勢，坐黨禁錮_○；十有四年，而蒙赦令_○。舉賢良方正、有道_○，辟大將軍三司府_○，公車_○再召。比牒並名_○，早爲宰相_○。惟彼數公懿德大雅_○，克堪王臣，故宜式序_○。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玄意_○，思整百家之不齊_○，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_○爲害，萍浮南北_○，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_○衰落，仍_○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_○。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閉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_○。自非拜國君之命_○，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_○，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咨！爾茕茕一夫_○，曾無同生_○相依。其勤_○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_○；敬慎威儀，以近有德_○。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_○。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吾雖無紱冕之緒_●，頗有讓爵_●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_●，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

憤者，徒以亡親墳塋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②於昔；勤力務時^③，無恤^④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⑤，亦已焉哉！

【注釋】

○ 不爲父母羣弟所容 案：句首「不」字衍文。清黃丕烈士禮居題跋記二陳鯉跋元大德本後漢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洞碑文合。」阮元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

○ 去廝役之吏 廝，賤也。集韻：「廝，析薪養馬者。」廝役，謂執勞役以供使令。後漢書鄭玄傳：「玄少爲鄉嗇夫（按：鄉嗇夫，鄉官，掌收賦稅），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袁宏後漢紀云：「玄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

○ 游學周秦之都 玄嘗至洛陽，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及東郡張恭祖；又西入關中，師事扶風馬融。東周都洛陽，秦都咸陽在關中，故云。

○ 幽并堯豫 漢幽州治薊（今河北大興西南），轄今河北、遼寧、熱河等地。并州治晉陽

（今山西陽曲縣），轄今山西大部。兗（音一ㄞ）州治昌邑（今山東金鄉縣），轄今山東、安徽一部。豫州治譙（今安徽亳縣），轄今河南大部，安徽一部。

㊂ 觀音ㄅㄧㄤ，見也；下見上之謂。

㊃ 在位通人 論衡超奇篇：「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又：「博覽古今者爲通人。」玄所師第五元先曾任兗州刺史，馬融曾任南郡太守，皆當世顯達之通人。

㊄ 處逸大儒 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㊅ 得意者 意有所得者。列子仲尼：「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注：「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㊆ 捧手 卽執經請益之意。一作奉手，禮記曲禮上：「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惠棟曰：「孔子三朝記云：『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㊇ 祕書緯術 指緯書圖讖。西漢末，假託經義言符籙瑞應之書，有所謂七經緯，即易緯、

渢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光武以赤伏符卽帝位，故後漢讖緯之術尤盛。

㊈ 闔尹 亦作奄尹，主領宦豎之官。呂氏春秋仲冬：「命闔尹。」注：「闔，宮官；尹，正也。」此指靈帝時宦官曹節、王甫等。

㊉ 坐黨禁錮 入於罪曰坐，坐黨謂因黨而入於罪。禁錮，謂絕其仕宦之路。左傳成公二年：「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注：「禁錮勿令仕。」疏：「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

，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靈帝建寧元年，宦官曹節等殺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誣指知名之士而反對宦官專政者爲黨人，禁錮終身，見後漢書漢錮傳。玄擅指名禁錮在建寧三年。

◎ 敕令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京師震動。三月大赦天下，流徙之黨人放還。時玄年五十八。

◎ 賢良方正有道 漢制，郡國舉士，有賢良方正科、有道科。賢良方正科，稍有文墨才學之士皆得充選，每舉輒百餘人。有道科則舉德望崇高、才器特異者，較稱榮重。

◎ 補大將軍三司府 補，徵召也。三司卽三公。後漢改太尉爲大司馬，與司空、司徒並稱三司。中平三年，大將軍何進曾召玄至京，便衣謁見，越宿潛歸。

◎ 公車 公家之車，以送徵召之人者。後漢書光武帝紀：「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造詣公車。」注：「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

◎ 比牒並名 檄，古代公文之一種。比牒，猶連牒。並名，猶齊名。言與己同被徵召，名在一牒者。

◎ 宰相 指當時之丞相三公而言。

◎ 懿德大雅 懿德，謂美德。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謂宏達雅正。

漢書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 式序 以次任用之意。詩周頌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箋：「用次第處位。」
◎ 玄意 深意。

◎ 整百家之不齊 史記太史公自序：「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

◎ 黃巾 東漢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作亂，徒眾皆著黃巾，時謂之黃巾賊。後爲皇甫嵩等所平。

◎ 萍浮南北 萍浮，如浮萍之漂流無定。黃巾賊被北海郡，玄避難於山東卽墨縣東南之不其山。獻帝初平二年，又避亂徐州，依陶謙。故云萍浮南北。

◎ 宿素 謂平素之志願。

◎ 仍 頻也。

◎ 傳家 謂以家事傳子孫也。曲禮：「七十老而傳。」

◎ 覈思以終業 覈思，深思也。業，學業。

◎ 拜國君之命 受君之命。

◎ 展敬墳墓 省視祖先之墳墓。

◎ 茲爾榮榮一夫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尚書堯典：「咨汝羲暨和。」榮榮，孤獨也。

◦ 一夫，猶一人。

◦ 同生 兄弟也。

勵 音ㄊㄩ，勉勵。

替 廢也。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語見詩大雅民勞。威儀，謂尊嚴之容止。有德，謂有德行之人。
所生 謂父母。詩小雅小宛：「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紱冕之緒 紱，音ㄉㄨˋ，繫印環之絲繩。漢書匈奴傳：「授單于印綯。」冕，大夫以上之禮冠。緒，事業也。

讓爵 指不應辟召而言。惠棟曰：「抱朴子云：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就。」

論贊之功 謂論說贊助儒學之功。

禮堂 卽講堂。講堂爲習禮之地，故亦稱禮堂。

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之人。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差多 猶略多。

勤力務時 謂勤勉力作，務求及時。管子牧民：「務在四時。」

無恤 無憂。恤，憂也。

忽忘不識 謂輕忽遺忘而不記省也。識，讀作誌，記也。論語述而：「默而識之。」

【作者】

鄭玄，字康成，東漢北海郡高密（故城在今山東高密縣西南）人。生於順帝永建二年，卒於獻帝建安五年（西元一二七—二〇〇年），年七十四。

玄少爲鄉嗇夫，掌收賦稅雜事。有志於學，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盡傳所學。及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黨禍起，被禁錮十四年，仍教授不輟。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玄一宿逃去。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孔融爲北海相，尊其鄉曰：「鄭公鄉」，爲廣開門衢，號曰通德門。黃巾寇青郡，相約不入縣境。獻帝建安三年，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乞歸。五年六月，卒於元城縣（今河北大名）。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等，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補拾義、六藝論、毛詩譜等，凡百餘萬言。門生復纂輯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題解】

本篇錄自後漢書鄭玄傳，爲應用文書體之家戒類。如漢馬援戒兄子嚴敦書、晉陶潛與子儼等疏，皆古今傳誦之家戒也。本傳云：「玄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又云：「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此書主旨，在告老傳家於其子益恩，而自敍生平出處大端，傳經志事，及立身

承家之道，用致戒勉。情極懇摯，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文分六段：首段敍遊歷學業；次段敍出處年歲；三段告老傳家；四段教子力學敦行；五段自述志事未竟；六段戒子勤儉承家。

◎十四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長安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揚德碑，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憚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注釋】

○ 自古而然 從古如此。然，如此。

○ 傅毅 字武仲，後漢茂陵人。章帝時，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等典校祕籍，以文雅顯於朝廷，早卒。

○ 班固 字孟堅，後漢扶風安陵人。九歲能文，長益博貫。明帝時爲郎，典校祕書，續父所著漢書，爲世所重。後從廣惠出征匈奴，敗，坐罪下獄死。

◎ 小之 小，猶言輕。

◎ 弟超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平定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 屬文 屬，音ㄓㄨˇ，連屬也。屬文，猶言作文，謂連屬文句也。

◎ 蘭臺令史 蘭臺，藏祕書之宮觀；蘭臺令史，掌書奏之官。

◎ 下筆不能自休 譏傅毅作文冗長散漫，不知翦裁。

◎ 善於自見 謂人易於自見己長。

◎ 里語 猶言俗語。

◎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享，當也。言視己之敝帚當千金之價。此語亦見東觀漢記光武責吳

漢詔。

◎ 不自見之患 謂不自見己短之害。

◎ 魯國孔融文學 魯，漢國，今山東曲阜縣。融，字文學，後漢魯國人，孔子後，有俊才。建安中，官太中大夫。孔融以下七人，世稱爲建安七子。

◎ 廣陵陳琳孔璋 廣陵，後漢郡，今江蘇江都縣即郡中地。琳，字孔璋，初依袁紹，後歸曹操，爲記室。軍國書檄，多出其手。

◎ 山陽王粲仲宣 山陽，漢郡，在今山東。粲，字仲宣。少博學，見知於蔡邕。初依劉表，後歸曹操，官侍中。

◎ 北海徐幹偉長 北海，漢郡，在今山東。幹，字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大都闡發義理。

，原本經訓，而歸於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

◎ 陳留阮瑀元瑜 陳留，縣名，今屬河南。瑀，字元瑜，少受業於蔡邕，仕爲司空軍謀祭酒。

◎ 汝南應瑒德璉 汝南，漢郡，在今河南。瑒，字德璉，曹操辟爲丞相掾，後爲五官將文學。

◎ 東平劉楨公幹 東平，漢國，今山東東平縣，卽國中地。楨，字公幹，仕爲丞相掾。

◎ 七子 猶言七君。

◎ 咸自以騁驥驛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咸自以」，昭明文選作「咸以自」，此從三國志注。自以，自以爲也。驥，千里馬。驛耳，馬名，周穆王八駿之一。仰，仰首，駿馬馳騁之狀。此言七子自恃其才，不肯相讓。

◎ 齊氣 昭明文選李善注云：「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

◎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 登樓賦載昭明文選。初征賦、槐賦，並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九十一。

◎ 文選注曾引王粲思征賦，疑即此文所云征思。

◎ 玄猿漏卮圓扇橘賦 圓扇賦見全後漢文卷九十三。餘並佚。

◎ 張蔡 張衡蔡邕，俱後漢傑出文士。

◎ 稱是 稱，音ㄅ，等、當也。稱是，與此相等。

◎ 章表書記 人臣上書於君，或曰章，或曰表。上書知友長官，或曰書，或曰記。

(元) 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 理不勝辭，謂辭富而理貧。此言孔門不長說理之文，辭多而理之，且有雜以戲謔之失。按，文心雕龍論說篇云：「孔門孝廉，但談嘲戲。」是孔門孝廉論中實多嘲戲之語，可爲子桓此文確證。

(乙) 孝廉論中實多嘲戲之語，可爲子桓此文確證。
揚班 指揚雄班固，並漢代大文學家。

(丙) 向聲背實 謂崇虛名，棄實學。

(乙) 閣於自見 閣，音義與暗同。閣於自見，謂不見己之所短，故謂己爲賢。與上文「夫人善於自見」，謂人善見己長，文同而涵義有別。

(丙) 銘誄尚實 誄，音力入，累列死者生時德行之辭。銘誄皆稱述功德，故必以信實爲貴。
唯通才能備其體 謂惟全才之人能備精眾體。

(丙) 文以氣爲主 氣之清濁有體 氣，謂人之才氣，猶言材性也。材性隨人而殊，不能相肖，故曰：「不可力強而致。」

(丙) 曲度雖均 曲，曲調。度，拍板之度。均，同也。

(丙) 節奏同檢 音調緩急之度曰節；樂一更端曰奏。檢，法則也。

(丙) 有素 猶言有本、有定。

(丙) 不朽之盛事 謂立言。春秋魯叔孫豹論古人三不朽，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丙) 翻墨 猶言筆墨，書寫所資，因以爲文辭之代語。

◎ 不假良史之辭

謂不借力良史記載，以傳名於後世。

◎ 不託飛馳之勢

謂不必附驥尾而名自顯著。史記伯夷列傳：「附驥尾而名益顯。」託飛

馳之勢，卽附驥尾也。

◎ 西伯幽而演易

西伯，謂周文王。幽，囚也。紂囚文王於羑里；文王演易卦，作卦辭。

◎ 周旦顯而制禮

周公，名旦，武王弟，相成王，制禮作樂，天下大治。相傳周禮一書，

爲周公所作。

◎ 隱約 痛苦窮困。

◎ 不以康樂而加思

文選呂延濟注：「加，移也。」謂周公不以安樂之故而移著作之念也

。按，上句承西伯，此句承周旦，言古人不以處境不同，而變其著作之志。

◎ 夫然 夫，音ㄔㄨ，語助詞。然，如此也。夫然，承上文所舉之事實。

◎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

文選李善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

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 遷化 謂死亡。

◎ 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論指中論。

【作 者】

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生於漢靈帝中平四年，卒於魏黃初七年（西元一八七——二三六）

年），年四十歲。

丕初仕漢爲五官中郎將。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王太子。操死，嗣位爲丞相、魏王。建安二十五年，篡漢，即帝位。在位七年，崩，謚文帝。

丕好文學，能詩，以著述爲務。三國志魏志謂其所勒成垂百篇。隋書經籍志有魏文帝集十卷，典論五卷。典論一書，爲丕所精心結撰，故嘗以素書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一紙寫一通與張昭，其自喜可知。典論原書凡二十篇，成於丕爲太子時，久已散佚。世所習見者，僅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之自敍，及文選所載之論文二篇，其他篇名見於羣書所引者，有姦纏、內誠、酒海、論卻儉等事、太子、劍銘、論太宗、論孝武、論周成漢昭、終制、諸物相亂似者等。清嚴可均全漢文輯爲一卷。

【題解】

吾國文學批評之專著，現存者以本篇爲最早。全文可分五段：首段指出古今文人相輕之通病及論文應持之態度，次段評同時七子文章之長短，三段論文體各有所宜，四段論才性各有所偏，五段贊文章之可貴，自抒憤悱之情，讀之使人感發。

◎十五 登樓賦

王榮集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畱○！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闊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憎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帳盤桓以反側○。

【注釋】

○茲樓 指湖北省當陽縣城樓。劉宋盛弘之《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 斯字 字，屋邊也。斯字，卽此樓之字。

◎ 顯敝寡仇 猶言高顯無匹。敝，高顯也。仇，匹也。

◎ 挾清漳之通浦 文選李善注：「挾，猶帶也。」此處可解作連。漳，水名，源出湖北省南漳縣西南，東南流經鍾祥、當陽二縣，合沮水，又東南流，注於長江。通，達也。浦，水濱也。通浦，謂通達無阻之水邊陸地。

◎ 倚曲沮之長洲 倚，依靠。此作「靠近」講。沮，水名，源出湖北省保康縣西南景山，東南流經遠安、當陽二縣，受漳水，又東南流至江陵入長江。沮亦作睢，音ㄐㄢ。洲，水中可居之地。

◎ 背墳衍之廣陸 背，後也。此作動詞用，有「後面靠著」之意。墳，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見方言。下平曰衍，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注。此處墳衍爲複詞，作高大講，用以修飾「廣陸」。廣陸，卽廣闊之原野。

◎ 臨皋隰之沃流 臨，自高下視也。此與上句「背」字相對爲文，可作「前面望著」講。皋，水邊地也。隰，音ㄒㄧ，下濕曰隰。此處皋隰亦爲複詞，作低濕講，用以修飾「沃流」。沃流之流，似指流域言，意卽肥沃之流域。

◎ 北彌陶牧 彌，終也，謂終極也，見爾雅釋言。陶，指陶朱公墓。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越之范蠡，而終於陶。』」郊外曰牧，見爾雅釋地。

◎ 西接昭丘 李善注引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 華實 華，古花字。顏氏家訓：「春玩其華，秋登其實。」

◎ 穀稷盈疇 穀、稷並禾本科植物名。本草綱目李時珍曰：「稷與黍一類二種也。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疇，已耕治之田也。

◎ 信 誠也，見說文。

◎ 曾何足以少畱 曾，乃也，則也。少留，稍留。

◎ 遭紛濁而遷逝 紛濁，紛亂、混濁之意；遷逝，移徙、遷往之意。此處指作者因遭逢世亂，西京紛擾，乃避居荊州，依劉表也。

◎ 漫踰紀以迄今 漫，悠長。踰，超過。紀，十二年。國語晉語：「畜力一紀。」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迄，至也。詩大雅生民：「以迄于今。」此言作者至荊州已超過十二年。

◎ 眇眇 與睭眇同。詩小雅小明：「睭眇懷顧。」陳奧詩毛氏傳疏：「眇，反顧貌；重言曰睭眇。」

◎ 任 當也。

◎ 軒檻 李善注引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此處指樓前之欄杆而言。

◎ 極目 眺望及遠，窮盡其目力之意。楚辭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 蔽荆山之高岑 荆山，山名，在湖北省南漳縣西，爲漳水所從出。岑，音ㄔㄣ，山小而高曰岑，見爾雅釋山。

② 路逶迤而修迴 逶迤，複詞，長貌。修，長也；迴，音ㄩㄥ，遠也。

③ 川既漾而濟深 漾，水長貌。濟，渡也。

④ 雜隔 阻塞也。

◎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 尼父，稱孔子也。禮記檀弓：「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諱。」歸與，出論語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與，今作歎，感歎詞。

◎ 鍾磬幽而楚奏 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磬，問曰：『南冠而縲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脫）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幽，卽縲也。

◎ 莊鳥顯而越吟 史記張儀列傳：「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侍御之官）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 懷土 思念故土。

◎ 窮達 此處窮達呼應上文之幽顯。

◎ 唯日月之逾邁 唯，與惟通，思也。逾邁，逝去之意。尚書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 奕河清其未極 左傳襄公八年：「周詩有之曰：『奕河之清，人壽幾何？』」注：「逸

詩也。」後遂以河清難俟喻時久難待。此處以河清喻治世。其句中語詞，用以表測度語氣。極至也，見爾雅釋詁。

(3) 輓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王道，王者之正道也。書洪範：「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高衢，大道也，借喻高位。騁，馳也。謂希冀王道平治天下，則猶可自奮其才力以馳騁於仕路也。

(3)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匏瓜，瓠也。善注：「論語（陽貨篇）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周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渫，音丁一，廿，除去也，見說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井九三曰：『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此二句，上句意謂深恐永無出仕之機會，將如匏瓜之徒懸；下句意謂深恐己雖修正其身，而人主仍不任用，如已除去穢濁之井，人仍不汲用。

(3) 步棲遲以徙倚。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棲遲，遊息也。」楚辭哀時命：「然憮憮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徨。」注：「徙倚，猶低徊也。」此處謂遊息徘徊於城樓之上。

(3) 忽其與「忽然」同義。

(3) 聞其無人。聞，音くひ，靜也，見說文；靜，無人也，見玉篇。易豐卦上六：「闖其戶，闖其無人。」此句本此。

意忉怛而憎惻，切，音ㄉㄢ；怛，音ㄉㄚ。忉怛，悲傷之意。文選李陵答蘇武書：「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善注：「爾雅曰：忉，憂也；方言曰：怛，痛也。」憎，音ㄉㄤ；惻，音ㄉㄗ。憎、惻二字，說文皆訓痛，亦悲痛之意。

除，善注：「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

氣交憤於胸臆，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憤，瀆也。』」臆，胸也，見說文。此句言乖戾憤懣之氣，積於胸中。

夜參半，卽夜半、夜分之意。參，音ㄉㄢ，分也，見方言。

悵盤桓以反側，盤桓，猶徘徊。反側，猶反覆。詩周南關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謂反覆不能成寐也。

【作者】

王粲，字仲宣，東漢山陽高平（在今山東鄒縣西南）人。生於靈帝熹平六年，卒於獻帝建安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七——二一七年），年四十一。

曾祖騰，祖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常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幼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有異才，吾不如也。」後以西京擾亂，乃避地至荊州，依劉表。及表卒，粲勸表子琮降曹操，己亦歸附之。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明年春，道病卒。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疑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

論議，垂六十篇。爲建安七子之一。

【題解】

本篇爲抒情文之辭賦類。仲宣生逢離亂，懷才莫展，避地荊州依劉表，既不爲表所重，而表亦不足與有爲，久寄異鄉，心懷故土。偶登當陽城樓覽景，因作此賦，以抒憂思。全篇分三段，凡三易其韻。首段言登樓遙望，本欲銷憂，惟景物雖美，而非故土，反增離愁。次段言遷徙逾紀，眷眷懷歸，而山川阻隔，欲歸不得，憑軒極目，憂思難任。蓋人情同於懷土，不因窮達而異心也。末段言河清難俟，太平盛世，不知何時得覩，自傷騁力無由。白日西匿，風悲天慘，獸走鳥鳴，隱喻時事，觸景傷情，義兼比興，自是騷人本旨。

◎十六 與陳伯之書

丘 邊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子[○]，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輶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偕命[○]，驅馳氳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

，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曾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懷？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閒，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格納，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注釋】

○ 無恙：問候之辭。爾雅釋詁：「恙，憂也。」郭注：「今人云無恙，無憂也。」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人每患苦之。」按：古人穴居野處，多蛇蟲之患，蓋古代問候之遺語也。

○ 才爲世出：言才能爲救世而生。

○ 梗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燕雀，小鳥，處堂巢梁；鴻鵠，大鳥，一舉千里，故以喻

志氣之大小。

④ 因機變化，遭遇明主。明主指梁武帝。因機變化，謂乘時機乘濟降梁。

⑤ 開國稱孤。老子：「王侯自稱孤、寡、不穀。」齊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建康城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食邑二千戶，還鎮江州。梁武帝亦嘗封伯之爲豐城縣公。

⑥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朱輪，朱漆車輪；華轂，文飾車轂。朱輪華轂，貴者所乘之車。擁旄，猶言持節。古時天子賜大將旄節，以專制軍事。萬里，謂在遠方。又漢時州牧，號爲萬里，見荀悅漢紀。伯之曾任江州刺史，故云。

⑦ 一旦爲奔亡之虜。指伯之叛梁奔魏事。一旦，謂忽然。奔亡，猶言奔逃。虜，奴隸也。

⑧ 嘴鎬。響箭也，匈奴冒頓所作。鎬，音ㄉ一，箭鎬。

⑨ 穹廬。胡人所居之氈帳。漢書西域傳：「（烏孫）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此指魏朝廷。魏爲鮮卑族拓跋氏，沿用胡俗。

⑩ 尋察也，求也。

⑪ 外受流言。伯之不識書，與奪決於屬吏，以豫章鄧縉爲別駕，永興戴永忠爲參軍。河南人褚綽，輕薄無行，投伯之，大見親狎。梁武帝徵別駕鄧縉，縉說伯之曰：「京師府庫空竭，無復兵仗，三倉無米，東境亂流，機不可失。」謂、永忠共贊成之，伯之遂反。

⑫ 沈迷猖獗。迷惑放肆。

⑬ 賣功。求功也。

⑭ 推赤心於天下。言以誠心待天下之人。漢光武帝不疑降人，降者爲之感動曰：「蕭王！」

稱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事見後漢書光武紀。

◎ 安反側於萬物 反側，輒轉不安也。安反側於萬物，謂安萬物之不安者。漢光武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之書數千通，乃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事見後漢書光武紀。

◎ 非假 猶言不用、不需要。

◎ 朱鮑涉血於友子 涉，與喋通，音ㄉ一ㄝ。殺人流血滂沱曰喋血。論語為政篇：「友于兄弟。」後世習稱兄弟爲「友子」。漢更始帝劉玄卽位之初，朱鮑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劉縯威名日盛，朱鮑因勸更始殺劉縯。後朱鮑守洛陽，縯弟劉秀（光武帝）攻洛陽，遣岑彭說鮑降，鮑懼不敢降。光武詔之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鮑遂降，帝拜鮑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鮑，音ㄊㄞ。

◎ 張繡割刃於愛子 張繡，東漢末人，驍勇善戰。建安二年春正月，以宛城（今河南南陽縣）降曹操。既而復反。敗曹兵，流矢傷操，殺操長子昂、弟子安民。四年十一月，張繡復率眾降操，封列侯。刺，音ㄉ一，插也。

◎ 漢主 指光武帝。

◎ 魏君 指曹操。

◎ 迷途知反往哲是與 楚辭離騷：「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迷途之未遠。」往哲，前賢也。

與，稱許也。

④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周易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祗（大也）悔。」先典，指周易。言失而不遠，能復於善，乃先典所推崇。

⑤ 屈法中恩吞舟是漏 言不用刑法而施恩惠。吞舟是漏，喻法網甚寬。史記酷吏列傳：「漢興，網漏於吞舟之魚。」 吞舟之魚，巨魚也。

⑥ 松柏不翦 仲長統昌言：「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因以松柏爲墳墓之代語。翦，伐也。松柏不翦，謂祖宗墳墓如故。

⑦ 高臺未傾 高臺，指所居館邸。言伯之之居宅安全，未被查封也。

⑧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悠悠，思也。言樂相待之厚，汝心思之，尚有何可言者乎？

⑨ 雁行有序 言百官朝列班次有序，如雁行也。雁飛行列有序。行，音ㄏㄤ。

⑩ 佩紫懷黃 言佩紫綬，懷黃金印也。

○ 讀帷帳之謀 言讚助天子決策於內。漢書張良傳：「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 乘輶建節 輶，音ㄉㄤ，輕車。建節，猶言擁旄節。

○ 奉疆場之任 言奉守邊疆之任。場，音ㄕ，界也。

○ 刑馬作誓 殺馬宣誓也。古盟誓之禮，殺馬取血以書盟書，所以示信也。

○ 觲顏借命 覲，音ㄊㄢ。覲顏，面慚也。借命，言叛國之人，生命已絕，特暫時借命苟活耳。

● 鮑參之長 指魏帝。鮑參，胡人所服。

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
慕容超，鮮卑人，東晉安帝義熙元年，繼慕容德爲南燕主，略有今山東半島東部，屢寇晉邊。六年二月，東晉將劉裕滅南燕，陷廣固，超被俘送建康（今南京），斬首示眾。古者刑人於市。漢書龜錯傳：「錯衣朝衣，斬東市。」東市，謂市在長安東也。

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姚泓，南安羌族。義熙十二年，僭即後秦王位，都長安。據有今陝西中部、河南南部、甘肅東部。十三年，東晉劉裕北伐，克長安，泓降，縛送建康正法。面縛，雙手反縛於後也。西都，指長安。

● 雜種 猶言異族。

○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
北虜，指北魏。年所，猶言年數、年次。魏道武帝拓跋珪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西元三八六年），僭號開國，至梁天監五年，已歷一百二十年。

○ 偽孽昏狡
庶子曰孽。昏狡，愚闊奸猾。時魏主爲宣武帝，名恪。恪爲孝文帝次子，孝文殺太子恂，立恪，故稱宣武帝爲偽孽。

○ 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
夷戮，誅殺也。攜，本字作僨，有二心也。酋豪，酋長。猜貳，猜疑異心也。朱晦文選集釋：「魏書高武紀：景明二年，咸陽王禧謀反，賜死。所云夷戮指此。」景明四年，梁州氐反，又討反蠻。正始二年，武興氐反。所云攜離、猜貳者是已。」

○ 聰頸蠻邸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首藁街蠻夷邸門。」藁街，在長安城門內。蠻邸，蠻夷來京師所居之

館邸。

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 喻處境之危殆。後漢書朱穆傳：「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之上。」

○ 撫弦登陴 陴，音ㄉㄧˊ，城上小牆。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揚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 憴恨 悲恨也。恨，音ㄉㄧˋ。

○ 廉公之思趙將 使史記廉頗傳：「廉頤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頤怒，攻擊樂乘，遂奔魏。久之，魏王不能用。楚聞廉頤在魏，遣人迎之至楚。廉頤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 吳子之泣西河 西河，地名，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西岸。呂氏春秋觀表篇：「吳起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覽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涕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不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

○ 皇帝 指梁武帝。

○ 白環西獻 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見竹書紀年及世本。

○ 楠矢東來 周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楓矢石砮。見史記孔子世家。肅慎，古國名，在今吉林省境。楓，木名，可爲矢。

● 夜郎濱池解辯請職 夜郎在今貴州西境，濱池在今雲南，皆古西南夷部落，其俗椎髻辯髮。解辯，言解編髮，從漢冠，爲內臣。

● 朝鮮昌海 朝鮮，今韓國。昌海，卽蒲類海，一名鹽澤，卽今新疆吐魯番縣西南之羅布淖爾湖。

● 獸角 以額角叩地。

● 北狄 指北魏，北魏拓跋氏，本北狄種人。

● 沙塞 沙，沙漠；塞，長城。

● 中軍臨川殿下 太祖第六子宏，於武帝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三年，爲中軍將軍。殿下，百官對諸王之稱。

● 明德茂親 明德，大德。茂親猶懿親、至親之意。

● 總茲戎重 總軍事重任。

● 吊民洛汭 沔，音日ㄨㄟ。水曲曰汭。洛汭，洛水入黃河處，在河南澮縣。弔民，謂撫慰收復區之民眾。

● 伐罪秦中 討伐侵占陝西之罪人。時魏據有陝西。

● 遂 終竟。

● 往懷 猶言前意。

● 詳 細密考慮。

【作者】

丘遲，字希範，梁吳興烏程（今浙江吳興縣）人，生於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卒於梁武帝天監七年（西元四六四——五〇八年），年四十五。

遲八歲能屬文，辭采麗逸。南齊時舉秀才，蕭衍用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衍卽位，拜散騎侍郎，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梁武帝天監三年，任永嘉太守。四年任臨川王宏諮議參軍。還京，任司空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有丘司空集。

【題解】

陳伯之，梁濟陰睢陵（今安徽盱眙縣西）人，初事齊東昏侯，爲江州刺史。據潯陽（今江西九江），拒蕭衍，旋降，卽以爲江州刺史。後又舉兵反，兵敗，與子虎牙投附北魏。魏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天監四年（西元五〇五年）十月，詔臨川王宏北伐，軍於洛口（在今安徽懷遠縣），宏命遲爲書招之。伯之得書，卽擁兵八千歸梁。此書首敍伯之過聽流言，叛棄宗國之非，繼則喻之以恩，動之以利，威之以禍，感之以情，層層深入，使悍將爲之幡然改圖，以鶯飛草長之美辭，收魯連食其之偉績，誠文壇之佳話也！

十七 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搥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榮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畱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袴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瓊瑣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株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公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

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旣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

• 蒲草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
「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

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卽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駱驛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躡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齊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鮓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塲，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曉曉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躊躇相逢迎。

恨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辭。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閒。卿富日勝貴②，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③。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④！」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⑤，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⑥！東家有賢女，窈窕蠱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⑦。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馬牛嘶，新婦入青廬⑧。奄奄⑨黃昏後，寂寂人定初⑩，「我命絕今日，魂去戶長畱。」擯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⑪。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

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注釋】

①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此二句，據胡適白話文學史謂：是當時歌辭之「開篇」，即從古樂府雙白鵠變來。雙白鵠載玉臺新詠，其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曹丕作樂府臨高臺末段云：「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擢頽。五里一顧，六里徘徊。」亦卽取雙白鵠大意，改爲長短句。歌辭流傳民間，字句訛錯，勢所不免，故「白鵠」或訛成「孔雀」，但「東南飛」仍保存「西北來」原意，且其「母題」（Motif）始終未變。編孔雀東南飛之民間詩人，以此「母題」恰合焦仲卿夫婦故事，遂取用此歌以作引子。此開篇最初必不止此十字，流傳日久，以其爲人所熟知之古辭，後乃省爲二句云云。按古詩常借物以興人事，如詩周南關雎首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後乃入君子淑女好逑事，亦與此相似。

② 簟篋 古樂器，一作坎侯。體曲而長，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豎抱於懷，兩手齊奏。

③ 府吏 漢時太守所居稱府。府吏，太守府中佐治之官吏。

● 斷五疋 漢書食貨志：「四丈爲疋。」斷，謂織完。

◎ 大人 對尊長之敬稱。此指仲卿母。

◎ 施用也。

◎ 公姥 舅姑也。姥，音ㄉㄨˇ。

◎ 阿母 稱母親。阿爲愛語辭，表示親暱。蔡琰悲憤詩：「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

◎ 薄祿相 王符潛夫論：「骨法爲祿相表。」薄祿相，言祿命骨相俱薄也。

◎ 結髮 始成人也，指男年二十而冠，女年十五而笄。文選蘇武詩：「結髮爲夫婦。」

◎ 黃泉共爲友 黃泉，猶言地下。此句意謂死後合葬。

◎ 二三年 或作三二年。此云「二三年」，下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似前後矛盾。實則二三年爲虛數，不可拘泥。

◎ 致不厚 聞人倓注：「謂致母之不厚也。」致，招致。厚，厚待。

◎ 區區 廣雅：「區區，愛也。」

◎ 秦羅敷 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此借秦羅敷以形容東家女顏色之美。

◎ 可憐體無比 「可憐」即「可愛」之意。言其體貌可愛無比也。

◎ 伏惟 俯伏思惟。

◎ 取 同「娶」。

哽咽 悲泣至聲氣結塞也。哽，音ㄅㄥ；咽，音一ㄝ。

卿夫 對妻親暱之稱呼。

報 音ㄔㄨ，趨赴也。聞人倓注：「禮記鄭玄注：『報』讀『赴』。」

下心意 安心忍耐之意。聞人倓注：「以此下心意，言將有後圖，聊復容忍也。」

勿復重紛紜 聞人倓注：「勿復重紛紜，言不必復爲迎取之說也。」按：紛紜，多也，亂也。言不必言此，使人心亂。

初陽 指舊曆十一月，冬至一陽始生之時。或云，樂苑讀曲歌曰：「初陽正二月。」指初春時。

謝家 辭家、離家。

俗傳 通作「零丁」，孤單辛苦之意。

供養卒大恩 謂供奉孝養，報答大恩。

腰襦 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腰襦，短衣下齊腰也，猶今之短襖。

葳蕤 盛貌，形容繡襦之美。蕤，音ㄖㄨㄟ。

複斗帳 釋名：「小帳曰斗，形如覆斗。」複，借作「覆」。或云，有裏曰複。

箱簾 簾，疑「微」之借字。微，或作奩、奩，鏡匣也。

青絲繩 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此謂以青絲爲箱簾繩也。

送贈施予。

● 會因 會聚之因緣。

● 嚴妝 妆束整齊也。

○ 挾 同「袞」，見廣韻。急就篇注：「衣裳施裏曰袞。」

○ 事事四五通 黃節箋：「李子德曰：婦人衣飾將畢，然後著裙，則妝成將出矣。事事四五通句，乃要其終言之。見自初妝以至妝成，每加一衣一飾，皆著後復脫，脫而復著，必四五更之，數數遲延，以捱晷刻也，蓋著畢則去矣。」

○ 璇瑣光 璇瑣，一作玳瑁，形似龜，背甲黃褐，光滑美麗，可製飾物。漢饒歌：「雙珠

玳瑁簪。」此指簪言。

○ 腰若流紈素 紈素，白絹也。言腰際衣帶輕盈，若流動也。

○ 明月璫 璫，耳珠也。明月，珠名。史記李斯傳：「垂明月之珠。」

○ 野里 野，田野也。

○ 却與小姑別 却，退也。婦稱夫之妹曰小姑。

○ 新婦初來時四句 一本無「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二句。宋敏求讀書敏求記以爲此兩句係後人用顧況棄婦詩添補，說仍待考，今從通行本。

○ 初七 宗懷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所謂「初七」，當即指此。

○ 下九 上珍 鄭鄭記：「九爲陽故，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

下九。每月十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有忘寢而達曙者。」

◎ 隱隱何甸甸。隱隱，重車聲，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注。甸甸，甸亦作駉，倉頡篇：「駉駉，眾車聲也。省作甸。」

◎ 錄 取也。

◎ 納 通「韌」，柔而堅固也。

◎ 煎 煎熬，逼迫之意。

◎ 勞勞 臨別慰勞之意。李白勞勞亭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

◎ 拊掌 拍掌，拊，音^フ。拊掌，原形容大笑之狀，此處蓋表示驚異憤急之狀。

◎ 無誓違 黃節箋：「案說文：『誓，約束也。』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無誓違，謂無違約束也，當是用孟子義。」

◎ 蘭芝 仲卿妻名。

◎ 窈窕 美好也。

◎ 便言多令才 便言，能言善辯也。便，讀平聲（音爻一爻）。令才，美才也。

◎ 丁寧 同叮嚀。王篇：「叮嚀，囑付也。」今謂再三言之曰叮嚀。

◎ 恐此事非奇 黃節箋：「紀舒容曰：恐此事非奇，奇字義不可通，疑爲宜字之訛。」或

云。奇有佳妙之意，如奇文、奇遇、奇計是。事非奇，謂違情義而許婚他人，非佳事也。

◎ 斷來信 謝絕媒人。古人謂使者曰信。

◎ 徐徐更謂之 黃節箋：「徐徐更謂之，言再與府吏言也。」

◎ 罇遣丞請還 罇，猶旋也。丞，謂郡丞，太守之佐吏。言太守不久復遣丞爲媒人來請婚，而復至劉家也。

◎ 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 紀舒容玉臺新詠考異：「序云『劉氏』，此云『蘭家』，或字之誤也。此二句文義不屬。『說有』『云有』亦復。疑『說有』句下脫失二句，不特字句有訛也。」聞人倓注：「承籍有宦官，言繼承先人戶籍，世有宦學蒞官之人也。」胡適云：「此十字不可解，疑有脫誤。」

◎ 第五郎 謂太守之第五子。

◎ 主簿 主管文書簿籍之官吏。

◎ 太守 一郡之長官。原名郡守，漢景帝更名太守。

◎ 大義 易經歸妹：「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妹者，少女；歸妹，謂嫁女；大義，猶言正道也。

◎ 否泰如天地 否、泰，本易經二卦名。否，塞也，窮也；泰，通也，亨也。言先窮後通，相去如天地也。

◎ 義郎 多義郎君，反形府吏不義。

◎ 要 約。

◎ 渠 指府吏。

◎ 登卽相許和 登卽，猶當卽、立卽也。許和，謂許與和好也。

◎ 下牀 牀，謂坐榻。

◎ 諾諾復爾爾 連聲相應也。黃節箋：「爾爾，儻辭也。」晉書張方傳：「王若問卿，卿但言爾爾。」

◎ 還部白府君 部，地方區域之稱，此指太守官署。漢書太守所居稱府，因號太守曰府君。

◎ 六合正相應 陰陽家擇日，有「六合」之說，卽月建（北斗星柄夕指方位，亦稱斗建）與月將（日月相會之方位）相合也。月建左旋，月將右轉，順逆相值。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亦如之。六合相應爲吉日。

◎ 卿 太守謂其郎君也。

◎ 駱驛 猶絡繹。

◎ 青雀白鵠舫 青雀，水鳥也，卽鵠。白鵠，一名天鵠。舫，舟也。古人繪青雀於船頭，謂之青雀舫。白鵠舫當亦係船之畫白鵠者。

◎ 四角龍子幡 船之四角，偏插繪龍之錦旗。

● 媚嬈 輕盈貌。●

● 蹤躅 住足不進也。●

● 青驄馬 青白雜色之馬。●

● 流蘇金縷鞍 以五采羽毛，攢聚如穗，下垂爲飾，謂之流蘇。金縷，謂飾以金絲。

● 交廣市鮀珍 交爲交趾；廣爲廣州。鮀，音「乂」，魚榮總稱。珍，珍味也。一說：交謂交互，言其繁多；廣謂廣泛，言其遼遠；非地名。

● 鬱鬱登郡門 鬱鬱，氣勢盛大貌。登郡門，蓋謂在郡守門集合。紀容舒曰：「『登』字疑當作『發』。」

● 搨 搨，當作榻，牀之低而小者曰榻。

● 暇暇 暇，音「弓」。說文：「暭，不明也。」楚辭：「日暭暭而下頽。」

● 摧藏 猶云碎心斷腸。藏同臟。

● 勝貴 顯貴也。晉書郗超傳：「風流勝貴，莫不崇敬。」

● 今日大風寒三句 喻其遭際不幸，將如樹木庭蘭，爲寒風嚴霜摧殘而死。

● 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聞人倓注：「二句謂死也。母前不敢直言，故隱約其辭。」

● 臺閣 猶云官府 日知錄云：「凡官府皆有閣，然西京（按指西漢）未以爲官府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

● 貴賤情何薄 漢節錄：「貴，謂大家子仕宦臺閣也；賤，謂婦也。貴賤相懸，遺婦不謂

薄情。何薄，言何薄之有也。

◎ 作計乃爾立 作計，謂作自殺之計。爾，如此。立，決定也。

◎ 青廬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用青布幔爲屋，在門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

奄奄 昏暗貌。

人定初 猶人寢息以後。

◎ 合葬華山傍 漢廬江郡治在今安徽廬江縣西，與陝西境內之西嶽華山，相去甚遠。此合葬處之華山當非西嶽。古今樂錄：「宋少帝時，南徐（今江蘇丹徒）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今江蘇丹陽），見客舍女子，悅之無因，遂感心疾而卒。及葬，車從華山度，比至女門，女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果應聲開，女遂入而死，乃合葬，呼曰神女塚。」或謂合葬事當從樂錄南徐華山畿。按安徽含山縣褒禪山亦名華山，見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且距廬江較近。是華山之名，不一其處，詩中華山或係虛託，似不必指實也。

【作者】

此詩作者未詳。徐陵玉臺新詠載此詩，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傷之，爲詩云爾。」郭茂倩樂府詩集「時」下有「人」字。據此，則詩當爲建安時人作。劉克莊後村詩話疑其非

漢人作品，而爲六朝人擴作。近人梁啓超陸侃如亦擅想此詩作於六朝。黃節則以爲詩蓋漢人所作，而經六朝人增改潤飾者。胡適白話文學史云：「我以爲孔雀東南飛的創作大概去那箇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以後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但吾深信這篇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年），方纔收在玉臺新詠裏，方纔有最後的寫定。」黃胡之說，較爲近情，故仍以作於建安之舊說爲可信。

【題解】

本篇爲古代民間最偉大之敍事詩。玉臺新詠題曰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樂府詩集、古樂府皆題曰焦仲卿妻。但通俗多取其首句「孔雀東南飛」爲題，茲亦從俗，以其普遍也。詩中描寫一家庭悲劇，原序述其故事梗概，已錄於作者欄。吾國古代文學中，民歌一類，雖不乏抒情短章，而敍事長篇，則較爲罕見；此詩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如此長篇，尤爲難能可貴。劉克莊云：「樂府中惟焦仲卿妻詩與木蘭詩作敍事體，有始有卒，雖詞多俚質，然有古意。」其言頗足代表一般對於此詩之評價。所謂「詞多俚質」，雖不免微辭，其實俚質正是民歌本色也。

十八 詞 選

金 緺 曲二首

顧 貞 觀

寄吳漢槎寧古塔^①，以詞代書，時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

季子^②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③，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④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⑤。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⑥。數天涯，依然骨肉^⑦，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⑧。祇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⑨，盼烏頭馬角終相救^⑩。置此札，君懷袖^⑪。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⑫，曾不減夜郎僂憊^⑬。薄命長辭知己別^⑭，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⑮。先生辛未吾丁丑^⑯，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⑰。詞賦從今須少作，畱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⑱。歸日急翻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⑲。言不盡，覲頓首。

【注釋】

——譚指詞——

① 寄吳漢槎寧古塔 吳漢槎名兆騫，清江蘇吳江人，順治舉人。少有儒才，名動一時。以科場事發，覆試，戰慄不能終卷，乃遣戍寧古塔（今吉林寧安縣治）。顧貞觀與交最篤，作此二

同寄之。納蘭性德讀之感泣，爲言於其父大學士明珠，兆鴻始得放歸。

③ 季子 指漢槎。春秋吳王壽夢少子季札，有賢名，封於延陵，因號延陵季子。漢槎姓吳，故借以爲稱。

④ 行路悠悠誰慰藉 悠悠，謂路長時久。慰藉，猶慰勞也。後漢書魄蠶傳：「所以慰藉之良厚。」注：「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

⑤ 虬魅 虬，音彳；魅，音ㄇㄧˋ。魑魅，亦作螭魅，山中怪物爲人害者。左傳文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注：「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杜甫天末懷李白：「魑魅喜人過。」時白流夜郎，乃魑魅之地。此亦指寧古塔言。

⑥ 輸他覆雨翻雲手 輸，負也，如俗云輸贏，卽勝負之義。杜甫貧交行：「翻手作雲覆手雨。」言一翻覆手間，雲雨已判，喻人情之反覆無常也。此處意謂魑魅搏人，尚不及人情反覆、世態炎涼之可畏也。

⑦ 淚痕莫滴牛衣透 漢書王章傳：「初，章爲諸生，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怒呵之，曰：『仲卿，今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注：「牛衣，編草使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此莫滴牛衣，亦勸勿悲哭之意。

⑧ 數天涯依然骨肉 天涯猶言天邊，喻遙遠也。骨肉喻至親，如父母妻子。此言漢槎遠在戍地，猶能骨肉團聚也。按漢槎寄顧舍人書，曾述其妻與一男兩女，同在戍所。

◎ 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言才士坎坷，正似美人薄命，古往今來，如此者多矣。況更不如君今日者，仍大有人在。此亦強爲寬解之語。

◎ 廿載包胥承一諾。春秋時楚大夫申包胥（姓公孫，名包胥，封於申）與伍員（子胥）爲友。員出奔，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後員以吳師入郢，包胥乞師於秦，卒復楚。此云承一諾，蓋梁汾請納蘭性德援救漢槎，已諾之也。梁汾寄此詞，在康熙十五年，時漢槎遣戍已十八年，「廿載」蓋舉成數也。

◎ 盼烏頭馬角終相救。語見風俗通：「燕太子丹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頭白，馬生角，當放子歸。』」此處意謂無論如何困難，如何不可能，終須設法相救。

◎ 置此札君懷袖札，書札。古詩十九首：「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 杜陵消瘦。杜陵，謂杜甫。甫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此處作者借以自比。

◎ 夜郎僂憊。夜郎，指李白。白以永王璘事，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縣），此處借比漢槎遭戍寧古塔。僂憊，憂苦之意。僂，音ㄉㄤ；憊，音ㄉㄨˋ。

◎ 薄命長辭知己別。薄命長辭，梁汾自謂其妻逝去（集中有悼亡詞）；知己別，謂漢槎遭戍寧古塔。

◎ 剥 剥白。

● 兄生辛未吾丁丑

漢槎生於明崇禎四年辛未（一六三一年）。梁汾生於明崇禎十年丁丑

(一六三七年)，少於漢機六歲。

④ 早衰蒲柳 蒲柳，卽水楊。世以其零落最早，故每用以喻早衰之體質。晉書顧悅之傳：「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

⑤ 河清人壽 河指黃河。黃河水常混濁，清甚僅見，故古以黃河清爲祥瑞太平之徵。文選李康演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注：「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左傳襄公八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河清無日，人壽易盡也。此處但願河清人壽，卽希望時世清平人亦健存之意。

⑥ 把空名料理傳身後 意謂生前榮華富貴無分，惟有藉著作而傳虛名於身後。晉書文苑傳：「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獨不爲身後聲名計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作者】

顧貞觀，字華峯，一字遠平，號梁汾，清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崇禎十年，卒於清康熙五十三年（一六三七——一七一四年），年七十八。

貞觀長於詩文，尤善填詞。清康熙丙午（一六六六年）順天舉人，擢國史院典籍。戊申（一六六八年）丁外艱歸。丙辰（一六七六年）復入京，館大學士明珠家，與明珠子性德交契。吳兆宜以事戍寧古塔，貞觀救之不得，賦金縷曲以寄，性德見之泣下，遂爲營救，兆宜得生還，風義

著稱於世。晚年告病回里，構樹巖，讀書終老。著有漁塘集、續書巖集、彈指詞等。彈指詞尤有名，至流傳海外。與朱彝尊、陳維崧兩家並稱。

【題解】

金縷曲爲詞調名，本名賀新郎（郎一作涼）。宋葉夢得賀新郎詞有「誰爲我唱金縷」句，故賀新郎亦名金縷曲。唐杜秋娘金縷詞：「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葉詞所云「唱金縷」指此。

此二詞爲顧梁汾最著名之作，自云「以詞代書」，故兼有抒情文、應用文性質。第一首就吳漢槎身上著筆，前片傷其周旋於冰雪，後片致意慰藉，謂雖在天涯，依然骨肉，自不須作牛衣之泣。末歸到包胥一諾，望性德救援。第二首由作者說起，前片自陳衷曲，言行者居者，一樣淒涼，後片自憐早衰，相期珍重，他日歸來，猶有文名堪以傳後也。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謂：「此詞只如家常說話，而痛快淋漓，宛轉反覆，兩人心迹，一一如見，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也。」又謂「二詞純以性情結構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應用文類纂】

公 文 (續第五冊)

五 令

總

統 令

茲修正陸海空軍勳賞條例，公布之。此令。二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國防部部長○○○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肆壹千迴府綜文字第六九一六二號

事 由：准行政院祕書處函送公文程式舉例、公文用語改革、公文標點符號舉例、劃一公文用紙等，希遵照。

受文者：
省屬各機關學校
各公營事業機構

一、准行政院祕書處本年七月十八日臺四十一（文）字第三九四六號函：「一、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已由院於本年七月十七日以臺四十一（規）字第三九三一號令頒在案。二、茲抄送公文程式舉例、公文用語改革、公文標點符號、劃一公文用紙等件（關於公文用紙一項，請將原存公文紙用完後，再照新規定格式印用）。三、請查照辦理，並希隨時提示改進意見。」

二、茲抄同原附各件，希遵照，仍盼將試行得失，於本年八月十五日前報府，以憑彙轉。二附抄公文程式舉例、公文用語改革、公文標點符號舉例、劃一公文用紙各壹件。

主席○○○

○○縣政府令

事由：規定日光節約時間。

受文者：各區鄉鎮公所

一、層奉 行政院本年二月二十四日令，自本年四月一日零時起至十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時止，將時鐘撥快一小時，定為「日光節約時間」。

二、除分行外，希即遵照實施。二

縣長○○○

○○縣政府令

中華民國〇〇年〇月〇日
發文第〇〇〇號

事由：據呈請舉行本縣耆老聯歡會，已定期舉行。

受文者：○○鄉公所

一、據本年某月某日呈請舉行本縣耆老聯歡會，以示敬老尊賢一案，用意至善，應予採用，惟名稱改爲耆老招待會，已定於本年某月某日在本縣政府舉行。

二、本縣年逾古稀之耆老共有若干，即將由本縣政府製發調查表，另令分發各鄉鎮公所詳細調查具報，以便屆期舉行招待。

三、副本抄送各鄉鎮公所。二

縣長〇〇〇

六 公 告

臺灣省政府公告

事由：奉行政院令發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公告周知。

一、奉行政院本年七月十七日臺四十一（規）字第三九三一號令：「一、公文程式條例，係民國十六年八月由前國民政府公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三十一年六月二

十六日雖經修正，惟似係草案，曾否經過立法程序，已無案可稽，其中所規定公文之名稱種類，與現在各機關實際上所應用者殊多出入，實有修正必要。二、本院經邀集各機關派員開會審查，擬具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提出本院第二四六次會議決議：『通過。送立法院審查，一面分行各機關，先予試行。』三、修正草案已由院函送立法院審議，本院對外行文，自七月二十一日起，即依照修正草案所規定之程序予以試行，暨分行各機關試行，俾可以試行之得失，提供立法院審議時之參考，並已將本案辦理情形，報請 總統備查。四、抄發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令仰試行，並飭所屬試行，仍將試行得失，於本年八月底前具報，以憑核轉參考。』

二、查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第二條第七款規定人民對於機關有所聲請或陳述時用申請書，及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人民申請書應署名蓋章，並注明住址及年月日。

又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程式舉例中，載有例十八，申請書假設實例一則，可作參考（見本期公報三三六頁），茲將其格式摘要如次：

第一行 寫申請書 中華民國○○年○月○日

第二行 寫事由

第三行 寫收文機關

第四行 以次用列舉式寫申請事實

末行寫申請人○○○（蓋章）

住址○○縣○○市○○區○○路○○巷○○號

三、除分令所屬遵照辦理外，特抄發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公文程式條例修正草案見本期公報法令類中央法規欄）公告周知。二

主席○○○

○○市○○區公所公告

事由：嚴禁本區職員藉端敲詐，並希檢舉。

一、本區公所服務人員辦理自治工作，應奉公守法，為民表率，俾自治基礎，得以奠定，自治制度，得以健全。

二、近聞所內竟有少數工作人員，對於辦理人事登記及徵工築路等事，有向人民藉端敲詐情事，本區長聞訊之下，深為痛恨，自當嚴密徹查，依法懲辦。

三、本區民眾如有知悉上項敲詐情事，及嗣後遇有敲詐時，希即逕向本區公所從實密報，或公開檢舉，以憑究辦。二

區長○○○

七通 知

○○市○○區公所通知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第○○○號

事由：通知調查戶口應協同調查人員認真查報。

受文者：本區各戶長

一、調查戶口，關係至為重要。以治安言，則資以辨別良莠，藉免奸宄混跡。以自治言，則一般自治工作，賴有準確之統計而得循名進行。本區素本政府重視戶政之旨，爰有於每一區域定期調查戶口之舉，以昭翔實，而免流弊。

二、茲定於○月○日起○月○日止為本區舉行戶口調查之期，本區指派調查人員，攜同戶籍名冊及查報表格，逐戶調查，認真填報。

三、希各戶長協助調查人員，切實查報，俾調查工作，如期辦理完竣。

四、副本抄送本區第○警察分局。二

區長○○○

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第○○○號

事由：關於申請設置民眾教育館一案，可分別辦理。

受文者：○○先生等

一、台端等○年○月○日聯署申請在各鄉鎮設置民眾教育館一所，自屬啓發民智之要圖。

二、案經本府鄭重研討，認為目前若在各鄉鎮普遍設置一所，或限於經費，或限於地址，且各鄉鎮中有已設立小學或民眾閱覽室者，不必遽即設置民眾教育館。

三、現已決定於未設有小學或民眾閱覽室之鄉鎮公所所在地，在本年內均分別各設置民眾教育圖書館一所，以便啓發民智，提高文化水準。

四、此項經費，均由縣庫撙節勸支，毋庸勸募，以免苛擾。

五、副本抄送各鄉鎮公所。二

縣長○○○

臺灣省社會處通知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日
(四二)社二字第一一六二五號

事由：據請示會務員應補充兵征訓期間薪津給予疑義，復希知照。

受文者：臺灣區棉紡織同業公會

一、四二午冬總字第一七六號代電爲會務員陳澤永君，參加補充兵訓練，爲期四箇月，在此期間，該員薪津應否給予，未敢擅決，請核示一案悉。

二、查公教人員應補充兵征訓，其底缺應予保留，受訓期間，薪津停止發給（見省府公報四十二年春字第四十五期）。所請各節，可比照上開規定辦理。

三、特此通知。二

處長○○○

八 電及代電

行政院電

臺灣省政府：查中華民國四十年度中央政府決算編製辦法，經提本院第二二四次會議決議通過，除分行外；檢送四十年度中央政府決算編製辦法暨附件，仰遵照辦理，並轉飭遵辦。行政院丑巧歲四一臺印。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代電

事由：據請示秋祭舉行日期一案，復希知照。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一日
(四二)民甲字第9202號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一、前據該市請示秋祭舉行日期一案，經轉請內政部核示去後，茲奉內民字第三二八〇二號令略開：「查秋祭陣亡將士殉難官民時聞，仍希依照春秋二季致祭陸亡將士辦法辦理。」

二、電希知照。二

公文說明（續第五冊）

十 公文之標點

現行公文程式條例第六條，規定公文應加具標點符號。惟標點符號使用之種類，未於條文內列舉；行政院會擬具「公文標點符號舉例」，於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分行各機關依照辦理，茲抄錄於後，以資引用。

公文標點符號舉例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行政院 分行 各機關

一、逗號「，」用於意義未完之語句。

例：詳審其條文內容，尙合現時需要，擬予保留。

二、句號「。」用於意義已完之語句。

例：應准照辦。

三、綜號「：」用於引述（例一）或總結之文句（例二）。

例一：奉行政院令：

例二：茲核示如左：

四、提引號「」凡文中有所引用時用之。

例：臺灣省政府函覆：「……已轉行各縣市政府遵照辦理。」

五、複提引號『』凡引用文中另有所引用時用之。

例：經濟部呈：「……經飭資源委員會呈復：『……茲已全部清發竣事』，並附具詳明報告表到部……」

六、省略號「……」凡文中可省略語句時用之。

例：依憲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應將提出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七、專名號「——」用於國名、人名、地名、機關名稱及其他各種專名之左旁（例一），但專名之習見者，可省略；文中如有相連之專名，可以頓號「、」代之（例二）。「——」用於書名、篇名或法規名稱之左旁（例三）。

例一：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南京、行政院。

例二：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

例三：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憲法、三七五減租條例。

八、括弧「()」或「〔 〕」凡文中夾註詞句，不與上下文氣相連者用之。

例：國父逝世紀念（三月十二日），應舉行儀式。

九、截止號「—」於全文之末用之。

例：卽希查照見覆。二

十一 公文之用語

公文有獨特之功能，故亦有專門之用語。此種用語足以顯示行文系統之關係，及起承轉合之筋節，可收行文上或多或少之便利。惟沿用過久，或則流於陳濫，或則形成贅疣；「等因奉此」，久蒙官樣文章之譏，然欲盡行廢除，勢亦有所不可。茲將通行公文用語分類列表加以說明，並附近年政府所訂「公文用語改革」於後。

一、起首語：

上 行 文（呈、申請書）	平 行 文（咨、函）	下 行 文（令、通 知、公 告）
查，謹查，查……在案（主動行文用）。	查，案查，關於……在案（主動行文用）。	查，案查，茲查（主動行文用）。
奉悉（覆文用）。	敬悉（覆文用）。	……呈悉，……已悉（覆文用）。
茲委任……（委任官吏用）。	特任……，特派……（特任官吏用）。	茲制定……，茲修正……（公布法令用）。
任命……，派……（簡任及薦任官吏用）。	……	……

說明：起首語爲用於公文開始時之發語詞，在舊式公文中常用「呈爲呈請事」「逕覆者」「爲令飭事」等空洞語句，現已廢除不用。但發語詞如「查」「案查」之類，仍有使用之必要。有時摘錄來文事由，下用「敬悉」「已悉」煞住，雖兩字皆在句末，但其作用，仍爲起首語之一種。

二、稱呼語：

語別	文別	上行文	下行文	上行文	下行文	下行文
稱 自	人 稱 職，本，民，名。	鈞，貴（人民用）。	貴。	該，台端（對人民用）。	該，台端（對人民用）。	本。
						本。

說明：稱呼爲一種禮貌，亦爲一種代稱；如每件公文稱對方或他方時，必一一寫其全銜，不但有欠禮貌，抑亦過於煩瑣，故公文中稱呼語自不可省。

三、引敍語：

上行文（呈、申請書）	平行文（咨、函）	下行文（令、通知、公告）
首摘來文事由，下用「奉悉」。	首摘來文事由或日期字號文	首摘來文事由下用「已悉」。
奉，案奉。	別，下用「敬悉」。	據，案據。

引敍語爲公文敍案開始時之助語，公文敍案如係自動行文，即用第一項起首術語。如係被動行文，則當引據來文，其方法不外二種：一爲先將來文事由摘錄，或祇寫明來文月日字號文別，下用「奉悉」「敬悉」「已悉」等字樣。一爲用「奉」「准」「據」等字樣開始，然後再錄來文事由，下用「等因」「等由」「等情」字樣煞住。現在公文分段，且加標點；「等因」、「等由」、「等情」，已不常用。

四、經辦語：

上 行 文	平 行 文	下 行 文
奉經、遵經、遵卽、業經、 當經、前經、卽經、迭經、 歷經、復經、旋經、嗣經、 續經、均經、並經、現經。 正遵辦聞，正擬辦聞，正核 辦聞。	准經（自上欄業經以下至現 經，均可參酌通用）。 正辦理中，正經辦聞。	曾經，經（自上欄業經以下至 現經，均可參酌通用）。 正核辦聞，正核議中。
……在案，……各在案。	……在案，……各在案。	……在案，……各在案。
……在案，……各在案。		

說明：經辦語爲公文敍述處理案件經過之用語。此種用語，用於敍畢一箇階段之後，使下文渡入另一階段，便敍事層次分明。故經辦事件層次曲折者，一篇公文中

此種用語往往數見。

五、除外語：

上 行 文 平 行 文 下 行 文

除……外。	除……外。	除……外。
除……並……外。	除……並……外。	除……並……外。

說明：除外語用於公文中述之後、歸結之前。使用此項用語之公文，表明除如此辦理之外，尚有其他處理意見或辦法；或表示除發出本文以外，尚有其他行文。

六、期望語：

上 行 文 平 行 文 下 行 文

是否可行，是否有當，可否之處，如何之處（請示性）。 呈請，報請，懇請，併請（期望性）。	咨請，咨復，希，卽希，至希，希卽，併希，煩卽，煩請（期望性）。	令仰，仰卽，併仰，令希，希卽（期望性）。
查照，查照辦理，查照備案 明見覆（目的性）。	知照，遵照，遵照辦理，辦理具報（目的性）。	特此公告（公告用）。
鑒核示遵，察核示遵，核示祇遵，鑒核備查，核准備案 ，核轉施行（目的性）。		

說明：公文施行本有一定之期望目的；故結束時用一種術語請求對方鑒察、指示、注意或照辦。此種用語，在上行及平行文中，一般人稱爲祈請語，含有發問、請求、期望之意。如對上級（上行文）用「是否有當」（發問），「呈請」（請求），「鑒核示遵」（期望及目的）。對同級（平行文）用「函請」（請求），「查照辦理」（目的及期望）。在下行文中，一般人稱爲命令語，如「令仰遵照辦理」。

七、准駁語：

		許 可	應予照准，應准照辦，准予備案（或備查），暫准試辦，尙屬可行， 如擬辦理，准如所擬，應即照准。
許 否	未 定	候令……查明再行核奪，候轉呈……核示再行飭遵，仰候另令飭遵。	
不 許	可	未便照准，礙難照准，應毋庸議，應從緩議，所請不准。	
斥 責	語	殊屬非是，殊有未合，毋再疏忽，毋再延誤。	

說明：准駁語專用於下行文，作用與前段中之命令語相同；但因案情不一，或准，或

駁，或暫難決定，皆各有其用語，故較命令語為複雜。同時在批駁時，可能因過失重大而加以申斥，亦在准駁語之列。

八、結束語：

上行文	平行文	下行文
謹呈。	此致、此啓。	此令、此狀。

說明：現行公文程式修正後，除公布法令及任免官吏兩種令文，尙用「此令」二字作爲結束語外，其餘結束語一律廢除不用。

以上八種，皆就目前通行之公文用語，撮要表列。茲再將行政院所訂「公文用語改革」十則抄錄於後，以供撰作公文時，對公文用語取捨之準則。

公文用語改革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十八日行政院秘書處
臺四一（文）字第3946號函分致各機關

- 一、起首用語，如「爲令飭事」「逕啓者」「逕覆者」「竊查」「照得」等，毫無意義，比年來各機關擬辦公文，已漸減少，自以不再引用爲宜。至「查」「案查」「關於」等語，其必須用之者，要視公文之作法而定，似不必強予規定。
- 二、引敍用語，如「案據」「案准」「案奉」或「據」「准」「奉」等，其可不用時

·自宜盡量避免引用；但為傳達公文內容，必須用作依據者，亦不妨仍行沿用，或用「接」字，如甲機關收受乙機關之公文，而須轉行丙機關或公告人民時之公文是。至「呈稱」「內開」等贅語，則宜廢除。

三、引敍來文收束用語，如「等情」「等由」「等因」等，以公文既得分段冠以數字，且於引敍原文，可用符號「」『』表示之，或簡述其文意，並加具標點，已足使眉目清楚，自宜不再引用。

四、承轉用語，如「據此」「准此」「奉此」「據呈前情」「准函前由」「奉令前因」等，悉係無謂贅語，宜不再用。

五、處理案件經過用語，如「當經」「業經」「復經」「在案」「各在案」等，可視需要，酌予引用；但「去後」「前來」等，則可廢除。

六、本文收束用語，如「合行」「合亟」「相應」「理合」等，全無意義，宜予廢除。

七、期望及目的用語，如「令仰」「希卽」「卽希」「呈請」「謹請」「知照」「遵照具報」「查照」「辦理見復」「鑒核示遵」等仍可照舊，但其同一用意者，如「著卽」「伏乞」「仰懇」等語氣，宜避免再用。

八、結尾用語，如「是爲至要」「有厚望焉」「實紓公誼」「爲荷」「爲禱」「不勝

……之至」等，純屬贅詞，宜不再用。

九、稱謂用語，機關對機關其有隸屬關係者，上級對下級得稱「該」，下級對上級稱「鉤」，自稱一律稱「本」，如「該部」「本院」「鉤院」「本部」是。（因「該」字尚無適當之字可以代用。）平行機關及無隸屬關係之機關，無論官級如何懸殊，一律稱對方為「貴」，自稱「本」，如「貴院」「本局」「貴局」「本院」是。其必須稱機關首長者，有隸屬關係者上級對下級得稱「該」，自稱「本」；下級對上級稱「鉤」，自稱名或稱「職」，如「該部長」「本院長」，或「鉤長」「某某」或「職」是。至於「鉤座」「院座」「部座」等稱謂，一律廢除。又人民對機關或機關首長一律稱「貴」，自稱「本」或稱名，如「貴部」「貴局長」「或「本人」「某某」是。機關對人民稱「台端」，或逕稱名；對人民團體稱「貴」，自稱「本」。

十、陳腔濫調，毫無意義之語句，如「懷遠無違」「毋得玩忽」「致于咎戾」等，宜不再用。對人民尤不得引用。

十二 公文之副本

近年來各機關行文，多以副本抄送有關機關；然副本一詞，在歷次頒行之公文程式條

例中，均未有規定，惟現行公文程式條例第八條云：「公文除應分行者外，並得以副本抄送有關機關或人民。」副本之規定，此為首次。

所謂副本者，乃對正本而言，即將公文正本之同一內容，抄送於收受正本者以外機關之公文。因此，公文副本之要素有後列三事：

一、副本之性質，仍為公文，故仍須具有公文應具備之程式。

二、副本之內容，必須與公文之正本，為同一內容，否則即失去副本之性質，而成為正本。

三、副本之受文者，為正文受文者以外之有關機關。

現行條例所謂有關機關，是否僅指平行機關及下級機關而言；抑上級機關亦包括在內，亦得以副本抄送之，現行條例雖無明文規定。惟從行文體制及法理言之，上級機關自以不包括在內為宜，因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如有所請示或報告，自以正本之呈文為之，較為鄭重。

公文之採用副本制度，乃行政技術進步之表現，語其功效，最顯著之事實有二：

一、可加強各機關之聯繫 公文之正本發送至某機關，同時將副本抄送至其他有關機關，則可了解公文正本之全部內容，於彼此職權行使之聯繫，自可加強。

二、可增進行政效率 因副本之內容與正本完全相同，不必另辦文稿，即可以副本抄

送有關機關；在行文機關可以節省精力與時間，在收受副本者，亦可藉此為適當之處理。

副本之功效，固為有目共親之事實。然使用副本時，亦有二事應予注意：

一、公文應予分行者，不得以副本行之。現行公文程式條例規定：「公文除應分行者外，並得以副本抄送有關機關。」所謂「公文應分行者」，即謂公文應以正本行文而言。為避免各機關取巧疏忽，或藉詞抄送副本，而不以正本行文，致滋貽誤；故規定除應分行者外，始得以副本抄送有關機關。至於某某機關應以正本分行，某某機關得抄送副本，自應由行文機關依其職權認定之。

二、副本雖無拘束力，惟應為適當之處理。公文除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行文有其拘束力外，平行機關及下級機關之行文，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原無拘束力可言，公文之正本如此，副本亦然。惟公文副本之內容既與正本完全相同，而又非為收受正本之機關，則副本之效力，自與正本有異。例如公文正本內容為通知各戶長協同調查人員認真調查戶口（見本冊應用文類纂），而收受副本之警察分局，與戶長地位不同，自與正本之效力有異。因之，副本之效力，亦未便視同正本。惟條例第八條規定：「機關收受副本者，應視副本之內容，為適當之處理。」例如收受副本之警察分局，關於區公所定期調查戶口一事，自應依其職權，為適當之處理。

，即不得超越其職權之範圍，而爲「越俎代庖」之擅權處理；亦不得視副本爲具文，而漠不相關。所謂「爲適當之處理」，不僅指積極之作爲，即消極之不作爲亦包括之，要須依其職權及視副本之內容以爲斷。

總之，在行政技術上，苟能明瞭副本之性質善爲適當之使用，則在行政上所收之效果，自必甚鉅，此亦現行公文制度進步之一端也。

十三 公文之用紙

公文用紙與公文格式有密切之關係，政府每於改革公文格式時，即同時將公文用紙予以改革。蓋公文用紙大小，內容分欄，如予以劃一規定，不僅可收整齊雅觀之效，且便於訂卷查考。

公文用紙之正面，大抵分列事由、擬辦、決定辦法、批示、備考、附件各欄。其在機關內部之擬稿公文用紙，則大抵分爲機關名稱、事由、來文字號、文別、送達機關、類別、附件、及長官判行、核稿、撰稿職員簽名各欄，並載明收文、交辦、擬稿、核簽、判行、繕寫、校對、蓋印、封發日期，編列發文字號及檔卷字號，各機關多不一致，各行其是。由於各機關之組織情形不同，內部公文用紙，殊難強求一致，故政府歷次對於公文用紙之劃一，均係指發出外部之公文用紙而言；惟行政院於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分行各機

擗之「劃一公文用紙」，對於機關內部僚屬承辦案件之簽呈用紙，亦有劃一之規定，但格式極簡單。茲將行政院所頒行者照錄於後，以覘現行公文用紙之形式。

劃一公文用紙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行政院 分行各機關

公文用紙，大小各異，內容亦甚分歧，應謀劃一，以資齊整（附式）。此項格式，現各機關業已使用，尙合簡化標準。第一頁機關全銜之後括弧內，由繪寫公文者依據原稿之類別照填，例如原稿係代電，即在括弧內照填代電，餘類推。第一頁不能繕竣時，即用第二、第三頁接續。

至於機關內部僚屬承辦案件，對長官之簽呈用紙，亦應劃一，並注意下列二點：

一、較重要案件，簽具意見時，應在原簽呈紙上分為四段：即（一）事由；（二）說明；（三）擬辦，在擬辦文字之後，署簽呈人姓名，再空二、三行提頭寫；（四）批示。

二、次要公文簽具意見可在來文空白地位為之，但須酌留空白作批示之用。案情較繁，仍照前項辦法用簽呈紙簽注附於來文之上，依次呈核。

辦稿用紙，以各機關組織不同，職級各異，暫不規定。

裝訂線

公文用紙一（公文紙格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收

保存期限		
檔號		
()		
事由	機關本送	受文者
	機關抄送	
批示	10公分	1.3公分
	11公分	1.3公分
	2.2公分	10公分
	21公分	7.6公分
	10公分	件附
	辦 摘	文
		期日
		號字

3.5公分 2公分

10公分

1.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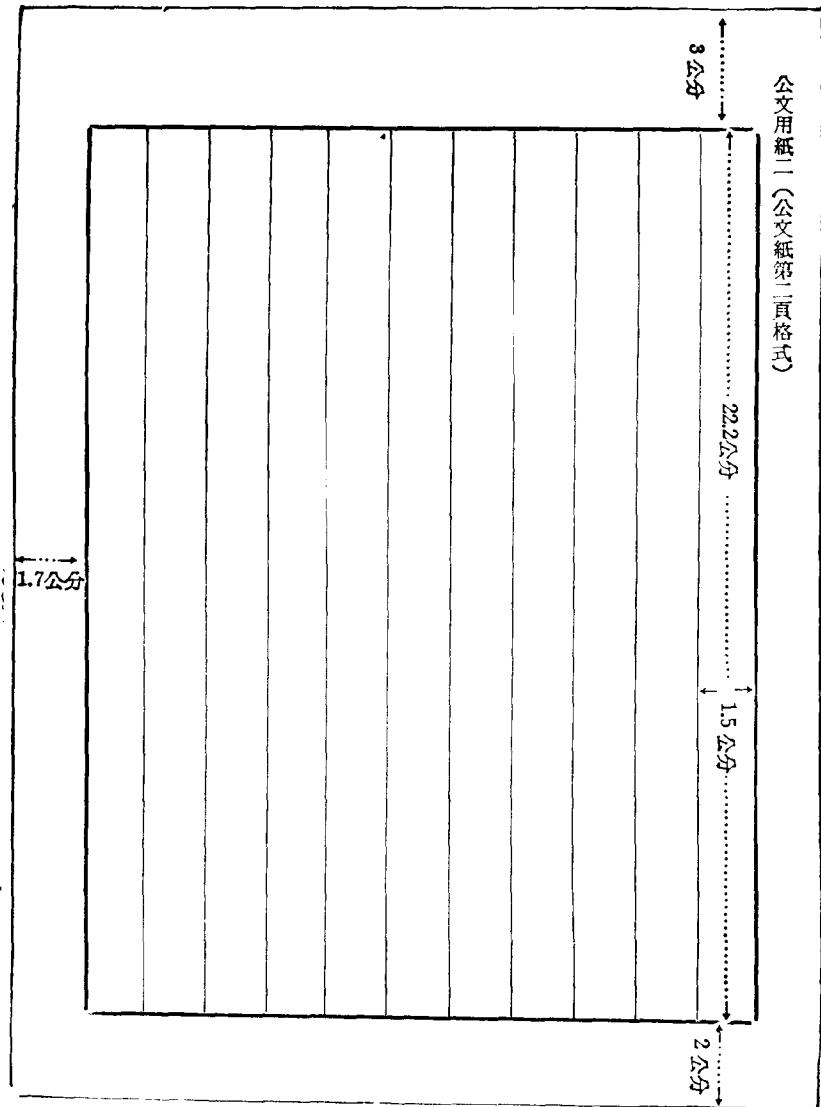
收文 字第 號

15公分.....→

圖說一（第六圖）

一十四

公文用紙一（公文紙第1頁格式）



【附錄】

國學述要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學術是也。蓋凡人類生息世間，其辛勤奮鬥，勞力勞心，竭無數人之智慧，積億萬年之經驗，發爲言論，勒成著述，其精神所貫注，最重要者，厥惟修己安人，衛國保種。故箇人順而行之，則心安理得，獲美滿之人生；國家民族順而行之，則發皇滋長，成強盛之國族。我中華民族屹立世界，有最悠久之歷史，擁最繁昌之人口；其間國難民艱，興衰迭互，復備具最豐富之經驗。舉凡聖哲賢豪，摩頂放踵，焦心苦思，所鑄成之學術思想，所遺留之著作文辭，雖鉅著鴻篇，猶恐不能舉其大綱；自非博考精研，斷難窺其涯際。茲編所述，聊舉國學之菁華，略明其精神命脈所在，分爲七目述之：曰六經與孔子，曰諸子，曰史學，曰漢代經學，曰宋明理學，曰清代之徵實學，曰三民主義與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凡此炳炳琅琅，其耿耿精誠，當平時則爲修己安人，當事變則爲救民救國，蓋蟠天際地，藏往知來，其休戚榮枯，無一息不與民生國命相關也，其可忽乎！

一 六經與孔子

六經古亦稱六藝，史記孔子世家贊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漢書儒林傳曰：「古之學者博學乎六藝之文」。釋六藝者皆以易、禮、樂、詩、書、春秋六經當之。蓋六藝雖爲中國之舊籍，然經孔子敍書、傳禮、刪詩、正樂，因魯史作春秋，爲易作十翼，故言六經之學者必以孔子爲宗也。考六經之名，首見於莊子天運篇，其言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禮記經解篇於六經之教，釋之尤詳。稱曰藝者，謂學者必習之課程；曰經者，言古今不變之常道。然自樂經不傳，六存其五，故自漢以來，恆稱五經。後世析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穀梁傳、公羊傳），而名九經，其實仍五也。漢書藝文志於六藝之後，附列論語孝經二家，又以爾雅列於孝經之末。蓋孝經乃童蒙始習之格言，而爾雅則古訓詁之書，爲通經之津逮。故至唐開成石經，三傳之後，並鐫孝經、論語、爾雅。及唐季皮日休請以孟子立科，而宋代程、朱諸儒進孟子以配論語。國子監刻經即並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同刻，於是十三經之名以立。又朱子合論語、孟子與禮記中之大學、中庸二篇，成四書集注，於是四書之名，與五經並列。後人或有譏議十三經雜糅傳記（如三傳、禮記）、諸子（如論語、孟子）之失者，然中國數千年來立國之精神，道德倫理之觀念，皆受其陶鑄養成，故言中國學術者必溯源於此。要而言之，六經爲中國民族傳統思想之結晶，先民致治之成法，而孔子則集其大成者也。故漢書藝文志曰：「唐虞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明六經與孔子

之關係不可分，而亦與國家民族不可分也。今欲立片言以具體說明六經孔子之思想，實非易事。必不得已，姑以「仁」與「禮」範圍之。蓋道德之最高境界曰仁，而修己治人之大經大法皆屬於禮。仁者必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而其視聽言動，衣食住行，人倫日用，無不周旋中禮。是以禮運篇之思想，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即欲聚天下道德純備之仁人，而達於理想之大同世界，此六經與孔子最高之理想，亦世界人類最後之歸趨。世有萬變，而此立國精神，共同理想，終有不可變者。是故言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必推孔子；言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必首六經也。

二 諸 子

古者政教未分，官師合一，學術本諸王官，民間未有著述。自周室東遷，天子失官，學人星散。於是官學日衰，私學日盛，而諸子之學興。子者，本男子之美稱；古者士大夫通稱曰子，而門弟子稱其師亦曰子。周秦以前，學者撰述，往往由門弟子記述師說而成，故稱之曰某子。後人承其說，遂以某子名其書云爾。至漢劉向校諸子，劉歆作諸子略，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百家之學，專以子名。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凡分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俗稱九流，則十家去小說家也。其淵源要旨，漢志言之甚明，茲簡錄於次：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顚對，雖多亦奚以爲！」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貰，此

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綜觀漢志之言，謂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蓋猶司馬談之論，以諸子之學皆務於爲治，而非論學之空談。故淮南子以爲諸子之學，起於救世之弊，應世而興。漢志以爲九家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征，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鋒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蓋先秦諸子之學，雖或各有所偏，而皆有所獨至，其人類皆豪傑之士，懷救世之心，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作者如林，或明政術，或談名理，雖所得有淺深，文辭有強弱，然而舍短取長，一言可採，亦足以裨補治術，匡濟生民矣。

三 史 學

說文云：「史，記事者也。从又（手也）持中；中，正也。」章太炎氏申釋其義曰：記事之書，惟爲客觀之學。然則所貴於史者，貴能忠實之客觀記載，而非貴有豐厚之主觀情緒也。是故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者，史之意義然也。吾國史之起源甚早，史籍亦至豐

富。至言史之體例者，首推唐之劉知幾。知幾著《史通》，爲史學名著，史通有二體篇，說明古今史籍雖多，其體例不外「編年」、「紀傳」二者；縱有改張，變其名目，其區域要不踰此二體。後世言史之體例者，名類益多，分析益密。至清四庫全書總目分史部爲十六類：曰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近人章炳麟氏文學總論以爲史部可分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國別史（如國語之類）、地志、姓氏書、行狀、別傳、雜事、款識、目錄、學案等。茲僅就史籍中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數類，略舉其要目如次：

一、正史 正史體爲紀傳，以史記爲祖，至清代彙刻前代諸史，有二十四史之稱。茲將其名稱、作者、時代及內容概略，列表如左：

名稱	作者	著作時代	內容	概略
晉書	房玄齡等	唐		
漢書	史記	漢		
後漢書	范固	漢		
三國志	陳壽	宋（南朝）	凡百三十卷，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	凡九十卷，帝紀九、后紀一、列傳八十。附司馬彪續漢書三十卷。
			凡六十五卷，計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	凡三百三十卷，帝紀十、書志二十、列傳七十、

宋	書	沈	約	梁	蕭子顯	梁	凡百卷，本紀十、書志三十、列傳六十。	
齊	書	蕭	子顯	梁	姚思廉等	唐	凡五十九卷、本紀八、書志十一、列傳四十。	
梁	書	魏	思廉等	唐	魏徵等	唐	凡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	
陳	書	魏	思廉等	唐	魏徵等	唐	凡三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三十。	
後魏	書	魏	收	北齊	北齊	北齊	凡百三十卷，本紀十四、書志二十、列傳九十六。	
北齊	書	李	百藥	唐	唐	唐	凡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	
周	書	魏	令狐德棻等	唐	唐	唐	凡八十五卷，本紀五、列傳五十、書志三十。	
隋	書	李	延壽	唐	唐	唐	凡八十卷，本紀十、列傳七十。	
南史	史	劉	眴	後	晉	晋	凡二百卷，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	
北史	史	李	延壽	唐	唐	唐	凡二百卷，本紀二十、書志三十、列傳一百五十。	
舊唐書	唐書	宋	歐陽祁修等	宋	宋	宋	凡二百二十五卷，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	
新五代史	唐書	薛居正等	宋	宋	宋	宋	凡五百五十卷，本紀六十一、書志十二、列傳七十七。	
歐陽修	新五代史	歐陽修等	宋	宋	宋	宋	凡七十四卷，本紀十二、列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譜十一、附錄三。	

宋	史	脫	脫等	元	凡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百六十二、年表三十二、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
遼	史	脫	脫等	元	凡百十六卷，本紀三十、書志三十一、年表八、列傳四十六、國語解一。
金	史	脫	脫等	元	凡百三十五卷，本紀十九、書志三十九、年表四、列傳七十三。
元	史	宋	濂	明	凡二百十卷，本紀四十七、書志五十八、年表八、列傳九十七。
明	史	張廷玉等	清	凡三百三十二卷，本紀二十四、書志七十五、年表十三、列傳二百二十。	

清末，阿紹菴以元史未善，自著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於民國八年，列入正史，故又有二十五史之稱。

二、編年 編年之史，以春秋爲祖。竹書紀年雖六國人作，亦編年類也。後漢荀悅作漢紀三十篇，晉袁宏後漢紀，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習鑿齒漢晉春秋之屬，皆編年體也。至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而集其大成。其書上溯三家分晉，下迄五代，年經月緯，號稱絕作。光有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爲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李燾與嚴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可知其用力之勤。其後南宋李燾作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陳經作通鑑續編，清徐乾學作資治通鑑後編，畢沅作續資治通鑑，皆繼光書而撰述者也。

三、紀事本末 宋袁彊因喜誦光書，而苦其浩博，乃以一事爲起訖，作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對於史跡發展之因果本末，極便研求。蓋紀傳以人爲主，編年以年爲主，而紀事本末以事爲主，皆有其獨特之優點。是以後世繼作者頗多，如明東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楊雲榮之三藩紀事本末等皆是。

四、政書 正史、編年而外，學者欲多識前言往行，則三通最要。四庫總目以通典、通考入政書類，通志入別史類。張之洞書目答問則列三通爲政書類。三通者：唐杜佑撰通典，凡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各類。宋鄭樵撰通志二百卷，自三代至唐，有本紀、列侯年譜及略。其中二十略，最爲精闢。宋末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極爲詳贍。三通之外，清乾隆時又敕撰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體例篇目一仍杜氏舊貫，續唐肅宗迄明崇禎末年之事；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續自宋迄明之事；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七卷，續宋、遼、金、元、明五朝文獻。此外又有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二百卷，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六卷，皆紀清代典章制度。以上各書合稱大典，皆徵文考獻之要籍也。

嘗謂民族意識之憑藉，端在經史，無歷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自孔子作春秋，確立民族主義。以故中國屢亡，而卒能復興。蓋凡百學術，如科學，如哲學，如政治，皆可與

人相通；惟我國歷史，斷然爲我華夏民族之歷史，無可與人相通之理。當今外患日深，吾人惟有珍護本國歷史，發揚民族精神，則雖挫折一時，終有復興之日也。

四 漢代經學

六經自秦火之後，易爲卜筮，傳者不絕。漢初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經傳俱全。詩由口授，漢初有齊、魯、韓、毛四家。蓋自漢始皇焚書，至漢高祖破秦子嬰，歷時不過七年，常人熟習之詩歌，自不易喪亡也。禮則儀禮不易誦習，故高堂生僅傳十七篇。周禮在孟子時已不傳，而荀子博學過於孟子，故書中尙多引之。至漢河間獻王乃得全書，猶缺多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尚書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國傳之，謂之古文。此秦火後六經重出之大概也。

六經拾掇於煨燼之後，至漢武崇尚儒術，乃立五經博士。其後傳授者日多，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尚書有大小夏侯氏、歐陽氏，詩有魯、齊、韓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二家，禮有大小戴氏二家，皆立於學官，號稱十四博士。而易費氏、禮周官、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傳於民間，謂之古文之學，終漢之世未得立於學官。然自東漢以後，古文大盛，幾取今文而代之。兩學相攻，各樹壁壘。及後漢鄭玄，兼通今古文之學，偏注羣經，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古今之學，遂合而爲一，而古今之爭，亦

得暫告平息。

漢世經學，所以有今古文之分者，其初由於用以書寫經書之文字不同，譬如尚書，伏生及孔壁所藏，皆爲古文。及鼂錯與諸博士所傳，皆爲今文。所謂今文者，卽漢代通行之隸書。漢初儒生，抱殘守缺，以當時通行之文字，記其口耳相傳之師說，故謂之今文。所謂古文者，乃漢代以前之古籀文字。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卽用古文所書寫之經書也。繼則所據之經書本子有不同，譬如易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如書經，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皆言古文經與今文經所據之本子有異同也。再次則師法解說各有不同，譬如春秋，左氏爲古文，穀梁、公羊爲今文。今三傳不但經文有異，卽事實亦不同，文例亦不同。此皆傳授既久，故解說益加紛歧也。實則推尋其本，固同出一源。譬如尚書本同出孔子，至漢而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之徒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解讀者，

以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尙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說文解字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中外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古文同出一本而愈傳愈歧之故也。

漢儒治學之精神，最重「實事求是」；蓋六經遭秦火，儒生拾掇於煨燼之餘，其情尤汲汲於綴緝殘缺，網佚鉤沈，陶晉所謂「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者也。故漢學工作首在求恢復六經之本來面目；其所表現之精神首爲「實事求是」。其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則爲搜集版本，校勘異文，是正字讀，講求訓詁，發明章句，從事注釋，凡此皆爲求達目的之手段，而未必卽其治學之宗旨也。是故言目錄、版本、校勘、文字、訓詁、章句、注釋諸學，必追溯及於漢學，後此晉六朝唐人注疏之學，實皆衍其餘波，然而漢學之精神則不局限於此也。蓋漢學精神，自「實事求是」外；「通經致用」，實踐躬行，亦漢儒所同具之精神。觀兩漢大儒，如賈誼、董仲舒、劉向、盧植、鄭玄之流，皆明達治體，學行並茂，是其明驗矣。

五 宋明理學

一、宋初理學 經學自漢代，流衍至六朝義疏之學，漸趨支離繁瑣。其時固有之老莊玄學及外來之佛學，高言性命，直指心源，在家國飄搖、心靈動盪之際，實足攝引人心，風靡一世，故至唐代而佛道之勢力，愈趨膨脹。而唐初學者感於注疏繁雜，於是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孔穎達撰成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易、書、詩、左傳、禮記），頒行天下，經學遂趨統一。其後昌黎韓愈奮起，昌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承之道統，推尊孟子以力排佛老。惟韓氏擅長文辭，理實不足，未能大昌其說。故言義理之學，不得不標舉宋明儒者。大抵宋初儒者，受佛老之刺激，反求儒學之真詮，故能洞見內聖外王之精義，而奮然有「仁以爲己任」之志。是以范仲淹最重中庸，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胡瑗安定爲教授，分經義、治事二齋。其時雖爲宋學之曙光，實亦儒者之正鵠。清全祖望嘗綜述宋學初興之大概云：「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於南，泰山先生（孫復，字明道）起於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閩海古靈先生（陳襄），於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之門，如孫莘老（覺）、管臥雲（師復），皆兼師古靈也。於時濂溪（周敦頤）已起於南，涑水（司馬光）、橫渠（張載）、明道兄弟（程顥、程頤）亦起於北，直登聖人之堂。」觀此知宋學之興，由於諸儒講學之功，蓋不可沒也。

二、濂洛關閩與朱陸異同 兩宋理學名儒最著者，稱濂、洛、關、閩四派。濂學者，

指濂溪周敦頤。洛學者，指洛陽程顥、程頤。關學者，指關中張載。閩學者，指閩中朱熹（熹婺源人，而父宦於福建尤溪，故熹生於閩）。濂溪之學，以誠與靜爲修養之主，其著作有太極圖說及通書。橫渠之學，合天地萬物爲一體，歸宿於仁，著重於禮，其著作以西銘、正蒙、理窟爲要。明道之學，首重「識仁」。故識仁篇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仁之後，乃可「定性」；故又著定性篇以明存養之效。其言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明道之論，實啓後來陸、王之學。至伊川爲學宗旨，雖與明道相同，而其修養工夫則不盡同。明道偏重用敬涵養；伊川則一方主敬，一方又重在致知。其言曰：「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又曰：「物我一理，纔知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後來朱子之學，卽本此發揮而益加邃密。朱子之學，承二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學脈，而益加開展。大抵朱子爲學之要旨，在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其規模之闊大，工夫之縝密，則幾欲綜漢宋之長，造聖人之室。蓋其治學方法，以爲窮理必在讀書，而讀書必沈潛乎訓詁，反覆乎句讀，故於漢儒之學絕無菲薄之意，其

語孟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蓋於漢魏諸儒並無非薄之意，而於鄭玄尤贊服不置。其涉獵之範圍，自經傳義理，以至說文、音韻、樂律、曆算、天文、地理、軍旅、刑法，無不用心考究。故著作之富，自易、詩、書、儀禮、孝經、四書外，史學如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文學如楚辭、韓文，皆有論撰。故觀朱子之學，實若浩瀚無涯涘；而陸九淵輩遂議其支離破碎矣。九淵之學，近於明道而不喜伊川。以爲「道卽吾心，吾心卽道」，故以心爲主，而先立乎其大者。以爲能立其大者，則可以去礙而知本；學苟知本，則萬物皆備於我，六經皆我注腳矣。蓋象山直指心源，認識本體。與朱子設教旨趣，遂有異同。朱子教人，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象山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教人爲大簡，而陸以朱教人爲支離。所立既殊，設教自異；然其歸本身心，發施仁義，則其所同也。

三、陽明之學
元代四方多事，文教殊衰。明初諸儒，皆朱子支流餘裔；大抵謹守繩墨，渺所發明。自陳獻章出，始以靜坐求見心體，其學近於象山。然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及王守仁集心學之大成，始爲明代學術思想之宗。大抵陽明之學，凡有三大綱領：一則心卽理，二則致良知，三則知行合一。心卽理者，陽明謂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見傳習錄）。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卽爲理之所存，故心卽理。致良知者，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陽明因是非之心，好惡之道，而明良知；眞誠惻怛，以致良知。而謂爲學之道，必須立誠。誠意以求，則良知可致；誠意之極，則知行合一。所謂知行合一者，陽明以爲物理不在我心之外，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密處，即是知。故謂心不爲私欲所蔽，則本體自明。本體之明，是爲行之始；誠而行之，是爲知之成。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也。蓋陽明以心卽理，故求致其良知；致其良知，故主知行合一。三者一以貫之，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具在其中。推其極致，乃至於盡去私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成大學所謂明德之旨。其學直截明快，勇敢剛決，一洗支離固陋之習，其教遂大行於世。然其末流，或趨於空疏放蕩，於是清儒力矯其弊，乃求實用之道，並重考證之學。

六 淸代之徵實學

清代學術，以徵實爲宗。導其先路者，首推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諸氏，其人則魁儒碩士，其時則華夏陸沈，皆抱復國之苦心，求先民之絕學。故其學雖在考經證史之中，實貫注復國救民之宏願，此清初諸儒之所同也。明末學風，空疏放蕩，日爲門戶意氣之爭，無救國族論胥之痛。故清初學人於創鉅痛深之餘，對明末學術皆懷改途易轍之感。

黃宗羲本陽明嫡派，鑑於明人蕭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游談，流弊滋甚。故主張修德而後可講學；治學必先讀經，欲適於用，必兼讀史。其言曰：「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其所著宋元明儒學案，爲中國有學術史之始。明夷待訪錄，鎔鑄經史，發揮民族民權之精義，遂開後來革命排滿之先聲。種因於數百年之前，收效於數百年之後，此亦其一驗也。顧炎武矯明末之頹風，絕口不談心性，而標知恥博文爲學的。其言曰：「愚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士而不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其去聖彌遠也。」故標「經學卽理學」之宗旨，以截斷講學之頹波。終生孜孜汲汲，惟恐不足，所著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皆與國家治亂、民生利病有重大關繫。其後乾嘉學風，受其影響，專趨經學考證一路，則非亭林始料所及也。王夫之亦深惡明末王學末流之空疏，乃黜陽明而復返橫渠、程、朱尊德行事物之實，以糾心知覺念之虛妄。又求切實而致用，因亦致力於史學。其黃書後序云：「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今族類不能自固，尙何仁義之云云！」是其講經論史，仍以民族主義爲中心。雖其著書歿後百餘年始出，然在清末讀其書者，皆奮然有光復故國之志也。又有顏元字習齋者，直隸博野人，出身微賤，學尙躬行，並宋明六百年理學而反對之。其言曰：「予未南游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游，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生平以六藝教人，著存學、存人、存治、存性四編，慨然有救世之志，世稱爲四存之學。總之，四家之學，皆務實求用，以力矯明末空疏之病也。及雍乾以後，異族箝制思想日嚴，文字之獄繁興，凡涉前代史實，尤觸忌諱。諸儒不敢治近代史及經世之學，乃羣輶於窮經一途。於是羣奉亭林爲正宗，衍其搜討積累之學，其精神雖與亭林異趨，其方法則與亭林近似。雍乾以後，學者如林，蔚成經正之考證學，治學之道，漸成系統，就其顯著者言之，可分吳院二派。吳派始自蘇州惠棟，其學尊古而守家法。嘗述其撰九經古義之意云：「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其著書之宗旨，即爲學之宗旨也。陳弟子有同邑江聲、余蕭客，而嘉定王鳴盛、錢大昕、江都汪中、寶慶劉台拱、高郵賈田祖、李厚、陽湖孫星衍、洪亮吉，皆被其風。至清末儀徵劉師培，四世傳經，尤善說禮。此皆古訓是則，純粹漢學，足當樸學而無愧者也。院派始自休寧戴震，震受業於婺源江永，其治學方法，最重條理，發明原則，精銳分析，遂開一派風氣。其鄉里同學，有金旁、程瑤田；後有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翹，皆善治禮。震弟子最知名者，有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曲阜孔廣森、興化任大椿。念孫授子引之，發明古代詞氣之學。

德清俞樾、瑞安孫诒讓，皆承念孫之學。番禺陳澧，精考據，亦近於戴學。餘杭章炳麟氏，受業俞樾之門，尤能發揚貫通，而集其大成。大抵院學諸家，分析條理，細密謹嚴，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此其異於惠學也。清學自吳皖二派之外，浙東之史學，如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皆卓然有以自立。至陽湖莊存與、劉逢祿，不滿古文經學，高探西漢今文之學，餘波及於井研廖平、南海康有爲，遂由尊經崇聖，而發爲疑古辨僞之論。推其用心，皆由復古之一念，蓋以東漢爲未足，故又欲復之於西漢耳。然一蔽於成見，而鵠莽滅裂之論，遂一發而不止矣。

七 三民主義與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清季以還，外侮交逼，舉國處動盪之中，日思變革之道，故學術思想亦汲汲求變求新。如研究諸子，懷疑古史，考釋甲文，皆意在尋求新材料，開拓新疆域，惟所謂新材料新疆域者，實仍在清代考證舊學風籠罩之中，不能開創精神以改變學風，挽回世運。又自清末以來，國人鑒於國勢不振，歆於西洋之船堅礮利，乃銳意求通洋務，仿造船礮，繙譯格致書籍。及民初「新文化運動」，高呼科學與民主之口號，皆有經世救國之意。惟末流率偏於過激，趨於浪漫。又一切但知驚新，欲舉中國文化固有道德盡毀而揚棄之，乃使共黨得乘虛而入，言之可爲痛心。惟百年以來，舉世有一共同之要求，厥爲救國保種。其與此一願

望相契應者，則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倡立興中會，與章太炎、鄒容、劉師培等，闡揚宋明遺老之言行以鼓吹革命，其效果遂能推翻滿清，締造民國。若其具深閑博大之思，足以爲救國建國之南針，開未來學術思想之新機運者，則爲國父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精神，其出發點在救國，其歸宿則在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故致力革命以期達成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就固有思想言之，即由撥亂反治以達於大同世界。蓋三民主義之學術，實積數十年之革命經驗，秉宋明遺老志士救國保種之精神，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內聖外王之國脈。其至中至正之道，不獨爲一國之準繩，抑且爲世界之標極。又三民主義長成於內憂外患之時，民族已失去自信之心。故三民主義尤以民族主義爲之綱領，假使民族精神喪失，則民權民生，皆無所憑依。故國父隨時隨地盡力鼓吹固有道德之真義，贊美中國文化之優良，認爲中國古代倫理哲學、政治哲學在全世界文明史上有最崇高之價值。故欲求復興中華民族，必先恢復中華民族文化之自信。欲求世界人類之真正和平，亦必先認識中華民族文化之價值，乃能將一切科學文明置於固有仁愛道德之基礎上，然後科學文明之進化始有真實之收穫，此國父革命精神所在，不可不深切認明者也。至於民權主義，國父確能把握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之真意義，會通中國傳統文化之真精神，尤能就現行民權政治之實際成績，及其利弊得失，加以客觀之分析，斟酌國情民風歷史文化之異同，從而建設一近代中國民主之新政治。其廣大高明之理想境地，博大周密之建國規模，與

國父自稱：「予之革命也，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誠可一一相印證。至於民生主義，則在爲民生問題作徹底整體之解決，爲箇人及羣體求精神與物質之安適諧和而得不斷之進化。故嘗謂馬克斯僅見社會進化之病態，而未嘗知社會進化之原理，故僅可稱爲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國父則認定民生爲社會進化之重心，而社會進化又爲歷史之重心，故歸結歷史之重心在民生而非物質，斯真能「爲生民立命」者也。惟民生主義，國父僅講畢食衣住行諸目，而於預定育與樂兩題，因事駁講，關於育樂兩端之大義微言，闕而未宣，全體國民莫不引爲莫大之遺憾。良以育的問題關係中華民族億萬代之發展，而樂的問題，更關係民族最高尚之精神生活。此一未竟之偉大文教，經總統蔣公長時間之考慮研究，乃撰成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全書共五萬言，分爲四章：第一章說明爲自由安全社會而設計之旨趣。第二章育的問題，包括生育、養育與教育。第三章樂的問題，包括康樂的環境、心理的康樂與身體的康樂。第四章結論，說明民生主義建設之目的，即天下爲公之大同社會。此書之完成，不特對民生主義全部精義闡發無遺，而我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建國理想與規模，亦因此而燦然明備。吾人體察國父與總統之學說志事，實與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五千年來中國先正先烈之學說志事，訴合無間，息息相通，所謂匯古今爲一心，合全民爲一體，不獨上承五千年來學說思想之主流，抑且下開萬世生民太平之新運。

凡屬黃帝子孫，當此全世界人類同在災難憂患之中，必正視此救國救民救世界之偉大學說思想，盡心竭力，實踐篤行，以求其理想之實現。舉凡紛歧偏謬之思想，凌亂錯誤之行動，皆當以 國父及 總統之學說思想爲權衡，以祈同趨至中至當救國建國之大道。有志之士，鑑於民族精神、固有道德之重要者，當思「迎頭趕上西方科學」之寶訓；鑒於科學民主之重要者，亦當思民族主義、倫理道德爲立國之根本。務使人人各勉知能，各盡心力，工作可異，而救國建國之目標不可異；途轍可分，而救國建國之歸趣不可分。此則縱觀數千年學術思想，研求 國父與 總統之著作言論，必能得百慮一致、四海皆準之信仰，可斷斷不惑不疑者也。

禁書收存圖書審定執照

舊稿印行社呈送函正編

高士明文書院

冊經本部審

定於存取之用其有效期

限至年月日止

是年月日止

含有外國及

外國書

禁書收存圖書審定執照

